



孤墳

志行著



謝謝替我作封
面的楊幸人君

M 9
I 246.7
688

孤
墳
許
瑩
題



3 2285 0066 0

錄目

目 錄

序	一
孤墳	一
師弟	五三
被棄的	八五
阿虎	一〇三
一個青年	一三九
別長沙的一天	一九一
伊	二一三

坡 孤

序

自別江南遂與志行別，音信不聞四五年。日前從西郊歸，忽得他來信，以其第一小說集孤墳屬我爲序，爲之欣喜，又爲之躊躇。所以欣然者，志行君固是熟人，而其中『孤墳』一篇當時曾經我修改，也正是舊相識哩。於是回他一信說『可以的』

躊躇者何？我於小說是不含胡的門外漢，卻要爲人作小說集的序，豈非笑話。如此踉跄又踉跄，亞東主人汪公早已把孤墳全稿寄來了，臉

上漸有『鵝絨』之色矣。今天飯飽茶餘，又得少閒，緝檢一周，居然命筆。

作者於十月二十六日來信說：『我這幾篇小說，大半都是敘述自己的經歷』，並且叫我在序裏也述及他的身世。我想，最真切的影子已呈露在作者自己的作品裏，又何用他人來饒舌呢？況且我只知道他以前經歷的一部分；至于近年來他自粵而楚，流離展轉，實了無所知，而這種苦難的掙扎，對於他作品的構成顯然也有相當的重要。所以索性不提，讓他在『被棄的』、『別長沙的一天』、『阿虎』、『一個青年』等篇裏告訴諸君。

雖只區區的七篇，而作者性情的篤厚，感觸的敏銳和身世的崎零，都從其間流露出來，這是誰都可以看見的。他的文筆亦委婉纏綿能與情

致諧和，若說這本小書是志行的一篇絕妙的自傳，殆決非過當。

想起志行的影子來，總是一個十分樸素，訥訥然似不能言者，卻不想他在小說裏，竟會有『低頭信手續續彈，說盡心中無限事』的神氣，我真怪詫異的。今日緝尋，覺得『師弟』一篇情感深厚，漸臻沈鬱，別來未久，進步何速歟？

而且這集中所示猶不僅個人的身世，更有大的時代。我年來只埋頭塵土中，雖非桃源之民，亦久不知時代爲何物矣。所以說起來也真慚愧殺人。

但我偏要說說，一面在直接發揮作者的身世之感，一面又在間接映現所謂時代心，這才是骨肉停勻的好小說；志行所作雖未必盡雙管齊下之妙，亦庶幾不遠，雖說還是少作，雖說在『尙未成功仍須努力』中。

我本是十分『盲』，而志行偏來『問道』，真使人爲了難，只得說出一大堆『瞎子斷扁』自己不甚了了的話，志行以爲何如呢？

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愈平伯於北京。

孤墳

炳祥對於故鄉，有件極不放心的事，雖然已經離開三年，而這件心事還是深深地在他腦子裏回旋着。他常常想回去一趟；但終於不能得他父親的同意。

一天郵差送來一封信，是本城父親那裏送來的，他拆開一看，信是這樣說：

『炳兒知之：清明節擬帶汝返鄉掃墓，庚午年夏，復即來

此，以便同行不誤，至囑，至囑！……」

炳祥看罷，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愉快。他想：此刻正在考試，雖放假還有一星期。……

他平日對於功課十分用心，尤其對於每次的考試，總拚命的預備，所以成績總很好，名次總在三名以前。這次自接他父親的來信之後，他的靈魂早已飛傍了故鄉，還顯得甚麼考試不考試，上班不上班呢！他只覺得這幾天的日子過得特別的慢，一切動作都感到不滿意。校裏雖然依舊按時上班，他只是呆呆地坐在課堂裏想他的事。自習時間他有時也翻開書來看看，但他不過看見書上幾個字幾張圖畫罷了。

泥佛不倒翁，……這些玩具對於他雖然已失了興趣；但因為是故鄉的她送給他的，所以還好好的藏在箱子裏沒有丟去。這幾天，他忽然時

常拿出來看看，面孔上微露出癡笑。『這些東西這次回去要帶了去給她看，她一定當我已經丟了的；我還要買些更好的東西帶回去送給她。她現在不知長得什麼樣子了？不知在家裏也記念我嗎？不知也進了學校讀書嗎？照她的家境一定不會進學校的，但我這次回去，一定要求她母親給她讀書；如果她母親沒有錢，那末要求我父親幫她們的忙；並且要她也到這裏來和我在一塊兒念書，叫她母親也搬到大同來住。呵！那真好極了，我一定要這樣做！……』炳祥想到這裏，臉上又現出很甜蜜的微笑。

一天天的過去，好容易到了放假。他也等不到正式放假的那一天，上日的晚上就坐人力車到他父親那裏，笑嘻嘻的對父親說：『爸爸，校裏已經放了假。你那封信我早就接到了。我們幾時動身呢？』『我是甚

麼時候都好動身，只是等着你；你既已來了，那末明天整理整理行李，後天就好動身了。」「爸爸，我們坐火車呢，坐船？」「坐火車雖然早一天到，但是行李不便，錢又多費，並且又不舒服。我們坐船去，橫豎日子來得及。」「炳祥一想：坐火車兩天可到，坐船要三天才到；他覺得很不滿意，但也沒法反對。

次日他問父親討了幾個錢，跑到街上去預備買些送給他意中人的東西；可是他又發生了一個難題：「買些什麼東西呢？她現在不是從前那樣小了。」他一壁走，一壁這樣想。「哦！我買一個口琴帶去給她，她一定很喜歡的。別的呢？難道單是一個口琴嗎？別的是了……是了！有了！她很愛圖畫的，我買幾張很美麗的畫片去。還有呢？還有……不錯！不錯！再買些吃的東西去，給她和她的母親吃，她和她的母親都喜歡吃甜

的東西，我買兩罐餅乾去。……」炳祥解決了這難問題，開心得甚麼似的，就照着這個設想去買。

兩岸綿延着隱約的羣山，中間一條流瀉不盡的滔滔江水，遠處飄動着白的帆影。雲飛雖然是隻三層高的樓船，以全速率向前進行着；而炳祥在艙中窗洞裏望到對面的山脈，却毫不覺得是坐在一隻正在進行的船裏，只覺得與平日坐在房子裏是一樣的。他的前途雖然充滿了無限的欣愉，此刻却正爲此而起煩悶。他很耽愛這船行得如此之慢，不知第三天能不能夠到家。他有時在艙裏無聊極了，走到外邊鐵欄杆旁靠着望望江裏的水，對面的山，呆呆的出神。他又想：「假使她此刻也在這裏，那多好呢？這樣大的水，這樣大的船，她一定沒有看見過，她見了心裏不知什麼樣子？倘若她們出來時，我要求父親和她們仍舊坐這船。唉！不

知她們能夠出來嗎？假使她們不能出來又怎樣呢？……她們不能出來，我無論如何要父親幫她們出來！假使父親不肯，怎樣呢？……父親不肯我也賴在家裏不跟他出來！她不知進過學校沒有；如果已經進過學校，那末只要叫她插班。和我在一塊兒，我們天天可以見面，星期日可以一齊出去玩。并且我們時常可到她母親那裏去，叫她講故事。——學校裏先生講的故事，真不好聽！……」他獨自這樣的癡心妄想，也不煩悶了，也不無聊了；倒又記起在街上買的口琴和畫片，於是回到舖裏拿來，倒在舖上，嘴裏吹着琴，眼裏看着一張一張的畫片。他覺得聲音很好聽，畫片也都美麗，她見了一定要很高興的。……炳祥此刻的心裏很舒服。有些倦了，他便朦朦朧朧的閉了眼睛。

『媽媽！媽媽！炳哥哥來了！炳哥哥！』炳祥同了一個女孩子到一

家裏裏，那女孩喊她的媽媽。

『福媽媽，我來了呀。』炳祥叫一個婦人。

『呀！炳寶兒，你長得這樣大了，三年不見，你還認識我，如果伶芬不呼你的名字，我倒有些不大認識你了。你在外邊都好？我在家裏好記掛你呀！……』那個婦人對炳祥說。

『給福媽媽和伶妹吃，我特地在大同帶來的……』炳祥將兩罐餅乾提給那婦人。又從衣袋裏摸出口琴和畫片交給伶芬。伶芬當場吹這口琴，高興得跳起來。

一回兒，炳祥和伶芬手握手到外邊去了，他倆的心窩裏都有一種莫可言喻的快樂，臉上都露出笑容。

『我時時刻刻思念你呢。我在家裏寂寞得真沒趣。你還要出去嗎？』

「在外邊有什麼好呢！你時時刻刻思念我，我何嘗不是這樣的呢？我常常想回來看你，只是父親不肯。上好墳仍舊要回到大同的，你頂好同了我去！你進過學校嗎？你也到我那學校裏和我在一塊兒讀書，好不好？」

「你爲什麼還要出去呢？同你去，我是自然情願的，但是母親那裏肯呀。……」

「只要你自己情願就行了，你母親我會叫爸爸去說，一定肯的；並且叫你母親也同了去。」

「真的嗎？那是好極了！我一定和母親跟了你們去。我沒有進過學校。我一定和你在一塊兒讀書，我也很想讀書呢。……」

他倆談談說說已走到了港邊。

「炳哥哥，你還記得嗎，我們從前在這裏捉蟹？」

「記得的，有一次險些兒要掉下去。」

「我們這次回來，過一條很大的江，坐一隻很大的船，那船有三層樓高，坐在裏面和在家裏一樣！我們出去時也坐這船，也過這江，好不好？……」

炳祥和伶芬很甜蜜的時候，忽地一聲響，他心裏一跳，開眼時，原來睡在船裏的鋪位上。憶起剛才夢境裏的情形，心中又喜又悶，他很怨恨不知誰打斷了他的好夢！還想閉合了眼睛繼續到這甜蜜的夢境裏，却是再也睡不着了。

自此以後，他在船裏每到無聊煩悶的時候，也不走到外邊去；只是閉合了眼睛，望睡神來引領他到甜蜜的夢鄉裏去；可是睡神故意同他爲

難似的，他越是想睡，睡神越是遠遠的離開他。

炳祥在船裏第二天的晚上，因為明天可到家了，精神特別興奮，天空中一輪皎潔的明月照徹江面，水色變為銀黃。遠遠地幾處的水面上，看見星星豆大的火光隨着波浪在那邊閃閃地跳動。對面一帶日裏可見的山脈，此刻也深藏於幽默中了。炳祥的鋪位恰在窗口，他從窗裏能夠很清楚的望見這樣的光景。那時夜已深，艙裏電燈都熄了，黑得悄悄的只聽得旅客們的呼聲，船裏機器的軋軋聲，和船底水浪的潺潺聲。炳祥在鋪上想想這裏，想想那裏，翻來覆去，總是一個睡不着：於是他的思想就回到了三年前的故鄉裏：

——那時他還是八九歲的小孩子，沒了母親。父親是個很有貞操的男子，并且知道世上後母的殘忍，所以決定主意不續娶。

S山脚下的六家村是他的住家，翻過S山就是姑母家裏的博莊。他父親自他母親死後，覺得冷靜，覺得沒有着落，時常帶領他到姑母家裏去走走；他也很喜歡爬山，在父親的前面一跳一跳地跑上了山頂就坐在石頭上等着。他父親到了山頂，也總不肯就走，總向四野裏望望，然後也坐在石頭上吃旱煙；他呢，拾了些小石頭從山頂上滾下去，非常有趣。

離山一里光景路，就是博莊，因為住戶少，地方十分清靜。門前是一條彎曲而狹的小河，河裏養了許多鴨子，那水的澄清，可以看見游魚的來往，河邊還有幾株垂垂可愛的樹木。姑夫長年在外邊經商，一年回家至多不過一二次，或竟一次都不回來。從前曾經有過一個兒子，可惜五歲上就死去。那時家裏除了他姑母和一個六十歲的婆婆外，再沒有別

的人了；情景十分淒涼，所以他雖很喜歡跟了父親到姑母家裏；但一到了她家裏，便很不耐煩，立刻就回去。因為他的慾望是在爬山，是在山頂上滾石子。

有一次，父親帶了他到姑母家裏，姑母姑祖母和父親正很起勁的談話。他一個人冷冰冰地站在旁邊，覺得沒趣得很，偷偷地跑出門外，到河邊去看鴨子，心裏頓然快樂起來，在地上拾起石子向河裏擲去，那羣鴨子便撲……撲……帶飛帶游的逃了開去；逃不多路，却又在那裏慢慢兒遊行。於是他也沿着河畔走去，并沒丟石子，鴨子却又逃開去了。鴨子只管逃，他只管緊緊地追；因為他一望那條河裏的盡頭相離不遠，他心裏想，趕到了盡頭，看牠們再逃向那裏去？不料牠們到了那裏，又轉了一個灣，不知那裏去了。他很氣憤，追到盡頭一望：只見一條小港，

那港雖然比較那河更狹小，但是長得很，望不見盡頭；中央架起一條木橋，橋東是山，橋西是桑地和田圃，山下雖有寥寥的幾間屋子，却也不見一個人影子，只屋外有幾隻睡犬，和尋食的一羣雞。那時正是傍晚，無力的殘陽把橋東的山分成一半兒金，一半兒灰黃；矮而茂盛的樹木森森地籠罩着狹小的港面：水色暗而透綠。那羣鴨子正逃進了這條小港，還遠遠的在樹陰底下叫着戲着；但他再也不敢追上去，祇站在灣角上，呆呆地望着出神，心裏有一點兒怕。

「好孩子！望些什麼？來！到我這裏來！」

他正站在那裏出神，突然聽見一種尖利的聲音，怔了怔，忙掉頭過去一看，只見一個約莫三十來歲的女人，站在一間小屋的門檻外笑嘻嘻的朝着他說話。這個女人的姿態和打扮，全然和他眼睛裏所看見過的女

人兩樣，面孔瘦而且白，身材長得很怯弱。他見了她心裏很急，轉身要回家，她却出來攔他的路，要捉他，他更急了，急得哭喊起來了；她見他真急了，忙退轉身讓他。他戰慄着擦過了她的身，不住的哭着喊着，心裏跳着。一壁急忙忙地走，一壁不住的回頭望望，怕她追趕上來，但她只站在那裏一動不動的望着他。

他記得從前他一個人跑到外邊回來時，母親常常對他說：『外邊有拐子呢，要拐小孩子買給外國人做藥水。前村毛媽媽的兒子阿小不是被一個女拐子拐了去的嗎？我的孩子，以後再莫一個人出去！』所以他那天看見這個女人便當她是女拐子，可怕的女拐子了！他當時一口氣跑到姑母家的門口，心裏還有些跳動；定了定神，揩乾了眼淚想裝做無事。但姑母見他進來，臉色倉皇，眼圈紅腫，忙拉了他過去說：『呀！

這麼久，你那裏去了來呢？碰見了什麼東西？爲什麼這個樣子呢？快告訴姑母，有姑母在這裏，不要害怕！……」他聽了姑母這番話，想起剛才恐慌的情形，不覺又伏在姑母身上嗚嗚地哭了。他父親默默的坐在對面，很淒楚的樣子，半晌，他父親說：「自己沒福氣，這麼小就沒有娘帶領，做爺的那裏管得到許多！……」說着，眼圈也紅起來了。

從此以後，他就怕到姑母家裏，就是父親要帶他去也總哭着不肯；在自己家裏，也不敢獨自出門一步。

約莫過了兩個月，有一天是他姑祖母六十歲的生辰，父親硬要帶他去拜壽，他也無法倔強了。吃好早飯，就跟着父親上山，但已不敢像從前那樣的一跳一跳地在父親前面了。

石母因爲他好久不去了，定要留他多住幾天；他雖不大願意，父親

却答應了。

『噫！長久不見了，難得！今天真巧，炳祥也沒回去，請坐罷。』他正在裏面看姑祖母搖線，忽聽姑母在外邊這樣說。他走到板縫裏去一望，外面來了一個女人——正是他所怕的那女人，他心裏不覺一驚，想想父親又不在這裏，越發焦急起來了。

『炳祥！炳祥呢？快出來，福媽媽要看你呢！』他更發急了，忙逃避在姑祖母背後，緊緊地躲着，形色很張皇。

『孩子這樣怕羞，福媽媽愛你呀！從前已經來過兩次，想看你都沒有看見。』姑祖母這樣說。

『好孩子，聽姑母話，出去給福媽媽一見！』姑母進來抱他了，他急得抱住姑祖母哭喊。

『孩子年紀輕，少見世面，怕生得很。』他姑母回到外邊對那女人說。

『呀，真是……』那個女人。

『你來了？炳祥正在裏面哭呢。』他知道他父親已到，哭聲益發放大。他父親一徑跑到裏邊，他便從姑祖母背後飛跑出來抱住他。那時這女人還在外邊和他姑母講話，父親抱了他出去，但他已經不怕了。他伏在父親背上偷眼看那女人。

『真齊整！今年幾歲了？什麼名字？』那女人見了他，問他的姑母。

『叫炳祥，今年八歲。』

『今年八歲嗎？』她似乎有所思索的樣子。

『白鞋子，着誰的素呢？』

『才八歲就沒了母親！』他父親回答她。

『唉！八歲就沒了母親！……』她幾乎要落下淚來。

那時他雖然還很小，不懂得什麼，但看了那女人的神情，覺得也還慈藹可親；況且父親姑母都和她講着話，更覺得她決不是可怕的女拐子了。

『炳祥！快叫聲福媽媽，福媽媽寶貝你呢！』他姑母這樣對他說着，又從他父親身上接了他過去。

『叫呀！福媽媽！……』他姑母硬要他叫她。

『福媽媽。』他臉一紅地叫了。

『真聰明，炳寶兒，福媽媽抱好嗎？……』她伸直了臂膊要抱他，

姑母也就把他遞給了她。說也奇怪，先前他多麼的怕她，此刻却毫沒有一些兒膽怯了，她抱了他不住的和他親嘴。

『時候晚了，炳祥今天和我回去罷。』他父親說。

『不！炳祥還得住幾天去呢，你儘管放心！』他姑母要留住他，他自己也沒主張，父親便一個人回去。那女人不久也就告辭回去了。

已是十一月的天氣，山村的景象，更顯得蕭條，樹上的枝葉，山上的茅草，由青青而一例枯黃。他姑母原是勤儉持家的人，眼見得山野裏的落葉和枯衰了的茅草，都是很好的燃料；每天吃過午飯，她總背了柴筲，拿了茅刀和柴耙，到山野裏去斫柴。她去，他總跟了去，因此姑母家裏雖覺寂寞無趣，這一點却是值得他的留戀的。

一天的午後，天氣很冷，風也吹得緊，太陽深藏在雲端裏，陰沉沉

地將要下雪的樣子。他姑母，姑祖母和他關緊了窗門，團團圍着火爐烤火。忽然聽得外邊有人打門，他姑母急忙出去開門：

『原來是福媽媽。好呀，伶寶也帶了來；快進來烤火。炳祥也還沒有回去呢。』姑母同了那女人進來了，背後跟着一個女孩子，手裏提着一個小包袱。

『我曉得炳寶還沒有回去，這一些子是給炳寶吃的，真不像樣得很呵！』她隨手將女孩子手裏的小包袱遞給他姑母。

『呀！真要天打煞了！伶寶吃呢！……』他姑母說。

『伶寶今年幾歲了？』

『七歲了，對媽媽說。』

『哦，比炳祥小，那末伶妹妹。炳祥，你叫她「伶妹妹」好了。』

姑母向着他說。

「是的，恰兒，叫聲炳哥哥。」那女人對女孩子說。

這是他和恰芬見面的第一次，到現在相隔雖已三年多；而當日的情形却還很深刻的印在他腦子裏。恰芬生長在城裏，和她母親搬到鄉下來還不滿一年，所以她的打扮也和鄉裏的女孩子不一樣。那天恰芬穿一身淺綠色的棉襖褲，罩一件黑色的背心，帽子沒有戴，打着兩條刷光漆黑的小辮；身材的長短和他不相上下，臉約略是長圓形，膚色白裏帶些微紅。他見了她，自有一種說不出的愛慕；她也不住的望他。停了一回，她忽然跑進裏邊去了，好久不出來；他走去一望，見她遠遠地站着看牛欄裏的牛，羊棚裏的羊。他也站着同看，但和她沒有說話。她和她母親回去時，他和姑母送她們到門口；她們雖然走得已經很遠，他還站着望

她，伶芬也時時回頭轉來望他。

她們去後，他姑母打開那個小包袱：裏面花生，風菱，橘子……都有。從此他非但不怕那女人，並且時常想着她和伶芬；時常望她們來。

停了幾天，下了一場大雪，好幾日不得出外，伶芬和她母親也不來，他心裏很覺煩悶。有一次他懶洋洋的對姑母說：『我要回去了。』姑母說：『不要心焦！今天天好，領你到伶妹妹家裏玩去。』他聽了立刻高興了，問道：『什麼時候呢？』姑母說：『吃過午飯。』於是他急急的盼望吃午飯，但到了吃飯的時候，也只吃得一碗。

他姑母家離伶芬家原本很近，時候既是正午，太陽在寒冷的空氣裏更覺和暖可愛。瓦上的積雪，受了陽光的薰蒸溶解了，滴滴答答地落到地上。他們走到半路，他已看見伶芬站在門外看對面雪後的山景。他就

想叫她，但又覺不好意思。將走到的時候，伶芬已見了他們，便飛也似的反身跑了進去，不久，同了她的母親出來迎接他們了。

她們家裏僅僅有內外兩小間，和一小小的天井，裏面陳設和別人家的家裏全然不同。走到別人家的家裏，總看見有許多農具和布機，地上檯凳上總污穢得不像樣子；伶芬家裏既不見農具，復不見布機，地上，檯凳上都很清潔，畸角裏砌着一座小竈頭；中間的一隻檯子上，擺着一條半舊的毯子，上面有些布和針線之類。其餘只有幾條凳子。他們坐定之後，伶芬的母親抱了他，伶芬也依在她母親的身邊。她笑迷迷的對他說：『你剛才來的時候，我看見的呢。我看見了，到裏邊來叫媽媽。你也看見我嗎？』『我那裏會不見你呢？我見你飛也似的跑了進來。』那時伶芬的母親和他姑母談着話，忽然伶芬的母親流出淚來；伶芬的臉色

也立刻沉靜下去。他很不懂。息了息，伶芬跑進裏面的一間房子裏去，不久立在門口笑着招手約他；他便從她母親身上下來去了，原來這間就是寢室，擺設也極簡單。伶芬搬了許多玩具：泥佛，不倒翁，花紙……在桌子上，叫他和她一塊兒頑。她問他：『你有嗎？』他說：『沒有。』他問她：『那裏來的？』她說：『媽媽在城裏買來的。』她問他：『到過城裏嗎？』他說：『沒有到過。』她說：『城裏真好玩呀，幾時我和母親到城裏去，你也去，好不好？』頑了一息玩具，伶芬又同他到後門場上去。那條小港也正斜在旁邊。

『我們捉蟹去，好不好？』伶芬說。

『到那裏呢？』他說。

『河裏。』

『天冷呀！』

『我不怕冷；你怕冷，不要捉，坐在岸上看我捉。』

他依了伶芬的意思，同她走到港邊。她向一排很不整齊的石層走去，他就坐着看她。她在水裏摸摸，泥洞裏摸摸，好容易才從泥洞挖了一隻出來，洗了洗乾淨，拿上來叫他捉住，說：『要留心，不要被牠箝了！』她的手已凍得紫紅色，即向背心裏一插，和他並排坐下。

『我還要捉一隻，那末你也有，我也有了。……』

『我不要，你冷呢！』

『不要緊的，我不怕冷。』

他忽然想起剛才她母親的哭來：

『伶妹妹，剛才你媽媽爲什麼出淚呢？』

『大約媽媽抱了你，又想到哥哥，媽媽說你的面貌最像我哥哥，歲數也一樣。』

『你還有個哥哥嗎？在那裏？』

『我是沒有見過，祇聽媽媽常常對我說：「伶芬！你還有個親哥哥呢，但你可不能見你的親哥哥了！」說着總要出眼淚，我也怪難過的。

我問問她：「現在在那裏呢？死了嗎？」她說：「死了倒也丟開心了！你現在還小，日後告訴你罷。……」』

他們正講着，伶芬的母親叫喚了，於是就回去。伶芬的母親見他手裏的蟹，責伶芬道：『伶芬！你真不懂事！回了炳哥哥到河邊去嗎？天這樣冷，掉了下去，不是好玩的！』那時他姑母正等着他回去，伶芬送了他一個泥佛，幾張花紙，那隻蟹也給了他，叫他回家去養在水裏

自此以後，他和伶芬漸漸親熱起來了。不必姑母帶領，獨自也敢走到她家裏；一天不相見，總有些不放心，就是伶芬和她母親也要他常常到她們家裏。他到了她們家裏，除和伶芬頑耍以外，便是聽她母親講有趣的故事，唱好聽的歌了。伶芬的母親原是個會針線的縫工，她一面工作，一面講故事，或唱歌；他和伶芬坐在她腳邊的一隻小長凳上，聽她講，聽她唱。有時她也停了工作抱他們。她對於他那種殷勤的態度，慈愛的心腸，使他丟開自己的家不想回去。父親曾經屢次來接他，他總不肯去。有時他故意對伶芬說：

「明天我要回家去了！」她總很高興的說：「你爲什麼要回去呢？……」

八九歲的小孩子，本不懂得甚麼戀愛的；但那時他和她們的一種甜

蜜的，叫做什麼呢？或許人間真正純潔的愛，就是潛藏在小孩子的心窩裏罷！

那已經是第二年的二月天氣了。他在姑母家裏害了一場大病，病得幾乎要死去；在病中伶芬和她母親，時時刻刻來望他，恐怕他一個人嫌寂寞，叫伶芬在房裏和他作伴；伶芬也很願意伴他，除了到外邊去採些美麗的花拿來供他玩賞之外，一刻都不離開他，也不嫌他是病人，有時竟爬上床來，和他一頭睡着；講她母親所講的故事給他聽，唱她母親所唱的歌兒給他聽，因此他的病不久就好了。

有一天他正在他姑母家裏吃午飯，伶芬穿了新衣服，着了新鞋子，滿面笑容的跑進來：

『炳哥哥，媽媽今天上城去，要你同去，特地差我來叫你呢！』

他快活極了，飯也不吃飽，叫姑母也替他換上新衣服新鞋子，匆匆忙忙的和伶芬去了。姑母叮囑他不要在路上頑皮的話，也沒有聽得。

博莊離城雖祇五里多路，可是他從沒到過。這是第一遭。城裏街市的熱鬧，房屋的高大，使他見了發呆。伶芬却似乎很老練，告訴他這個，告訴他那個。穿街過巷，伶芬的母親帶領他們進了一條衙堂，接着一家人家，那所屋裏，坐着一個男子，他們進去，他站了起來。

『等得好久了！』那男人這樣說。

『本來早就到了，等炳寶兒呢。』伶芬的母親回答他。

『這就是炳寶兒嗎？果然好看！』那男人說着，拉了他過去。

『相貌也像，年紀也同……』伶芬的母親又要哭了。

「想開些罷！炳寶兒和你這樣親熱了，見了他不是一樣的？」

「怎麼可以說是一樣的呢！……」

在那時他如何能够理解得伶芬母親的悲哀呢？倒是見她這樣不快樂的光景，心裏反覺討厭；停了一回，他說：

「福媽媽，我們還要到別的地方去嗎？」

「哦！炳寶兒厭煩了。伶芬！你同炳哥哥到街上去走走罷。」她說着，從衣袋裏摸出兩個銅子交給伶芬，叫她在街上買些東西他們兩個人吃。

走出衙堂是一條很熱鬧的直街，他們走到一昇廣貨店門首，伶芬對他說：

「這是買玩具的店，我和母親去買過，裏面什麼都有，泥佛，花

紙，不倒翁，洋小匣……」到了一月布莊門首，她又對他說：

「這是賣布的店，我身上的衣裳，母親就是在這裏買的布。」他問她其餘的店，她說，「那我可不知道了。」走盡這直街，便是一條寬闊的河，河裏泊了許多船，一邊又有一條很高的石橋，他們走上橋去，遠遠地見開來一隻汽油船。那時他自然不知道什麼，只見並沒有人搖，能夠很快的走，奇怪的很，問伶芬。她說：「這是洋船，不要搖會得走；可是我也不知道是什麼緣故。」過橋是一條很冷靜的小街，他們走了一段便回轉。回轉時，伶芬在賣糖的攤子上買了一個銅子的糖，一個銅子的花生。

回到屋裏的時候，伶芬的母親還在和那男人談話；他們就拿出買的糖，花生，一齊吃。不久伶芬的母親向那男人告辭。那男人也不甚留，

送他們到衙堂口。

後來伶芬告訴他：她們從前在城裏時，同那男人是緊鄰，伶芬的母親和他很要好的。

伶芬的母親常常要她在她們家裏住夜，他也很願意。一個很晴朗的春天晚上，灰白色的雲裏嵌着一輪明月，以及無數小星，這夜他在她們家裏。伶芬的母親在室內縫衣，他和伶芬在庭前月下坐着。

『炳哥哥，你瞧起這月亮來有怎樣大？』

『大約碗口樣大。』

『咦！爲什麼我看起來只有杯口樣大呢？那末你的膽子比我大。媽媽說的，凡是看起月亮來大的人，膽子一定大！』

『炳哥哥，你曉得天上有幾顆星？』

「我不曉得。」

「我來數，一二三四……呀吓，數不清的！」伶芬又要他講故事，他就講給她聽：

「一個很荒野的地方的一座古老廟裏有二具棺材，一天晚上有一個人經過這廟，棺材裏的……」

「呀唷！快不要講下去了，我要嚇死了，我最怕講鬼！你換一個講罷。」於是他就講這一個：

「一家人家，弟兄兩個分家，弟弟分得一隻狗，哥哥分得一頭牛。

弟弟嫌吃虧，帶了狗到娘舅家裏去哭訴……」他還沒講完，伶芬截住他說：

「不對，不對！弟弟不是分得一隻狗，是分得一隻雞，帶了雞到娘

舅家裏去，那隻雞被娘舅家裏的狗咬死了，娘舅就把這狗賠他；這狗後來會耕田。我聽母親講過。你再換一個罷。」

「別的講不出了。你講給我聽罷。」於是伶芬也講了幾個他沒有聽過的故事給他聽。那時伶芬的母親在室內說：

「伶芬，月亮歌呢？快和炳哥哥合唱月亮歌我聽！」於是他們又唱起月亮歌來了：

「月亮兒高，

我在月亮底下跳；

月亮兒去，

我在月亮底下飛。

跳！跳！跳！

我要跳得月亮一樣高；

飛！飛！飛！

我要跟了月亮一齊去。」

他們正唱着歌，突然進來一個男人，手裏提了些東西。這男人正是那天在城裏伶芬的母親和他說話的人。他走到裏面，他和伶芬也走了進去。

『你這時候來？莫被旁人看見了嗎？』伶芬的母親這樣說。

『今夜悶不過，就趁着月亮光趕進來；倒沒有被人看見。帶了酒來了。……』

那時天上的明月，照得分外地清明，微風吹到樹上，枝兒葉兒都在月影下抖動。伶芬的母親和那男人喝着酒談話。他和伶芬站在一邊。伶

芬的母親培頭望望明月，低頭沉思下去，神情十分淒慘。

「你的心事，請儘量的告訴我罷。……」那男人對伶芬的母親說。
伶芬的母親又沉思了一回，方才說道：

「我一個人漂流在外邊已經八年，故鄉離此有一千多路：一個女人獨自漂流在離故鄉一千多路的外邊，八年不回去，豈非一樁希罕的事？三歲上喪了母親，跟庶母長到十五歲，父親也死了去。世界上庶母對待前生的兒女是狠心的！當我七歲時，庶母也生了一個兒子，九歲時生了一個女兒。照理，我和他們是一父所出，待遇應該一樣；但事實上，我是他們的奴婢，服侍得稍不周到，就要遭庶母的毒打，所以從三歲到十五歲這十二年中所過的生活，委實是地獄中的生活！」

「庶母原本是個淫蕩婦人，父親死後，她又私通了另一個男人，幾

次給我碰見。我雖不敢說話，但他們則已看我是眼中釘了。有一天進來一個女人，對庶母說道：

「事體成功了，福寶真是有福！姓陳的是獨生兒子，人品也好，錢也有。……」

「那也好了，只要有了人家，無論有錢無錢，無論人品好不好。」
我庶母這樣說。

「不多幾天，我就到了陳家，做了陳家的童養媳。一月以後，有人告訴我，庶母同了那一個男人搬到不知什麼地方去了。」

「陳家一總大小五口。我丈夫的父親是一個兵營裏的軍官。一家都靠了他過活；因為出息大，除一門開消外，還可積蓄些。老夫妻只生一個兒子，十分珍愛；我大概也因為他的關係，翁姑待我也還不錯。不料

我進去不到一年，家裏遭了火災，家境就此蕭條下去；再過二年，丈夫的父親又因年老革了職。這時候我已十八歲，剛巧是成婚的一年，家裏每年除收幾擔租米以外，更沒一點兒出息了；後來連收租米的幾畝田都賣掉，光景更難堪了。成婚後的第二年，生了一個孩子。丈夫本是個沒有職業的人，此時爲家境所迫，也只得出外去謀生；豈知家運顛倒，他去不多久，又染時病死了。

『自丈夫死後，家人親戚都議論我是個不吉的女人，說自我去以後，陳家就因此衰敗下去。從此我的苦痛就不堪想了！——常常遭翁姑無端的辱罵毒打。幾次想尋死，只是捨不了那孩子。這孩子歲數雖小，却是聰明可愛的；丈夫的死，翁姑的虐待，一切的悲苦：都虧有他安慰着我。時常想：現在雖喫苦，日後孩子長大了，或許還可過些安樂的日

子。

「我從小就學做衣裳，此時家境既困，我想替人家做做衣裳，或可賺幾個錢用。一天有個隣近的男人拿件衣裳來要我做，被翁姑看見，大罵道：「人家被你尅光，兒子爲你尅死，你還不夠，還要恥辱陳家的祖宗！我們陳家是世代清白的，你這淫婦！……」罵了又痛打一場。」

「停了幾天，趁翁姑不見，偷偷地拿這件衣裳送去；不料剛走到那邊，翁姑隨後也來了，望了我一望，一聲不響回身就走。我真是欲哭無淚，只得回來跪在翁姑面前叫冤。他們並不睬我，待我走到房裏，翁姑隨即將房門緊緊反鎖牢。只見房裏的檯子上放着一把刀一條繩，翁姑在外面喊道：「限你今夜，隨你刀上繩上！」這時候我上天無門，入地無路，想想活着，倒不如一死乾淨。正要取繩上吊，忽聞孩子在外邊哭着

叫媽媽……我立刻昏去。半晌醒來一想：死了，如何放得落這孩子；但不死，以後又如何做人呢？幾度思量的結果，決定只有逃的一條路。拿幾件比較值錢些的衣裳首飾，打成一個包裹，悄悄地跳出窗去。那夜的月亮正同今夜一樣的明亮。我在月亮底下約莫跑了半夜，到了離家二十里的其口鎮，兩腳酸痛，再也跑不得了；等到天明，將衣服首飾變換了銀錢，就搭八百里的長途火車到長平。『恰芬的母親說到這裏，把頭低下去嗚嗚地哭了。』

『到了長平，幾時到的大安呢？』那男人問她。

『初到長平，張開眼睛來，既沒有熟人，又沒有親故；幸虧還有些錢，就租了一間小小的房子住下，不久進了工廠作工。工廠裏的規矩：你一天作多少工，就給你多少錢；我大致每天早上八時進去，下午五時

出來。工作所得來的錢，維持生活也還有餘。倘使要休息休息，只要到廠裏去請個假，沒有人來干涉你的，所以我那時雖然是過的單調生活，也就這樣對付下去了。

『過了一年，有一天晚上，賬房先生的夫人特地來邀我到她家裏去喫酒。那時候，她家裏除了她和林先生外，還有一個男子。那男子，我認識，是廠裏男工部的監察德順。他見了我，笑容可掬的招呼我，我不好意思得很，臉都紅了。在席間林夫人和她丈夫又竭力說德順做人如何如何好。我已懂得幾分意思，默默地不作聲。

『歇幾天，林夫人果然來和德順做媒了，勸我嫁了他。那時，我雖然覺得寡婦失節是可恥的，但也頗感到單調生活之冷清，所以也就答應了，不久就和德順同住。

德順對於我當頭的幾天是很甜蜜的，親愛的；日子久了，也就冷淡下去。但我却受了他逐漸冷淡的恐嚇，反格外的對他表示親熱，不料我格外對他表示親熱，他却格外對我表示冷淡！三月以後，我有孕了，肚子一天膨脹一天，不能進工廠作工。德順覺得此後累贅無窮，對我說：「現在我們在長平很不便當，還是搬到別地方去住罷。」我還以為他是好意。對他說：「只要你肯去，什麼地方我都願跟着你！……」次日他就帶領我到離長平四百多路的大安來，替我租了在你隔壁的那間房子。隔一夜，他仍舊回長平廠裏去。我親送他到輪船碼頭，帶淚對他說：「你去了要時時來信，莫把我丟開；我心裏只有你這一個人！孩子出世時，我寫信來，你一定要到！……」豈知他去後音信全無；我寫信去，也沒有回信來。後來親自到長平去看他，連那工廠都閉了，打聽他

的下落也無從打聽。竟想不到中了他的計！……

「伶芬既經出了世，我就不能進工廠做工。大安城裏也沒有收女工的工廠。想尋碗比較安靜些的飯喫，竟是找不到；沒法兒，祇好替人家縫縫衣裳賺幾個錢母女倆過活。……」

「伶芬今年已是七歲，德順至今沒有一個信息；家鄉的消息既隔絕，孩子的下落又不知如何。自己後來還不曉得怎樣的結局！……」

她講完了她的不幸的遭遇，盈眶的熱淚，便斬關奪隘的迸溢出來。

那男人也深深地嘆了幾口氣，幾乎也要落淚。他和伶芬也寂然無聲了。天上的明月，也漸漸的藏躲到烏黑的雲朵裏去了。

在炳祥本不願離開伶芬和她母親，可是因為他父親過不了這寂寞的

生活；他終於在那年的五月裏和她們分手，跟了父親到大同來。未別的前幾天，伶芬早已改變她平日的那種活潑愉快的形容。她把所有的玩具統統送了他，說：『我不要玩了！』她的母親也會對他落過好幾次淚，還替他做了兩雙鞋子。臨別的那天她們送他到大安上輪船。輪船開了，伶芬的母親淌着眼淚，伶芬也哭了，他倒在父親懷裏嗚咽着也抬不起頭來。……

炳祥打疊起精神，把他三年前的故事詳細地溫理一番，覺得福媽媽真是個可憐的婦人。她愛我這樣熱烈，我日後總得好好的報答她一番；這次回去，定要父親幫她們到大同去，並且要父親時常接濟她，讓她過一些稍微安裕些的生活。

差不多半夜了，炳祥還是沒有一點兒倦意，向窗外望望：月亮依舊

照在江面上；機器聲，水浪聲，和旅客的呼聲，依舊沒有停止。那時他很煩惱，但是無可奈何。……

『炳祥，炳祥，快醒來！船到了，要上岸去了，快醒來！』炳祥醒來一看，已是上午十點鐘光景，船已到了太平碼頭。於是他就和父親檢點了行李上岸。預備下午改搭到大安的小火輪回家。

他知道今天可到家了，可和伶芬福媽媽見面了，喜歡得甚麼似的。他在小火輪裏想：『今天回家，伶芬和福媽媽不知曉得了沒有？假使曉得呢，她們一定在碼頭上候我了；——恐怕沒有曉得吧。哦，問問爸爸看，姑母不知曉得否；如果姑母曉得，那末她們也一定曉得了。』

『爸爸，我們今天回家，姑母知道嗎？』

『我動身的前日就發了一封信給她，叫她先到我們家裏收拾收拾乾

淨，預備上墳的一切事情。她大約已到了我們家裏；並且我曾叫她今天在大安碼頭上接我們，幫我們拿行李。」

「那末她們也一定在碼頭上接我了！……」他又開了提箱看看口琴和畫片失了沒有。

小火輪離大安近了，遠遠地已望得見碼頭了。炳祥早把頭伸在窗外眺望。船愈離愈近，炳祥還沒看見伶芬和她母親，他姑母在岸上老遠的叫他，但他並未聽到。直至船將攏岸時，他才見他的姑母，但是他始終沒有看見伶芬和她母親，心裏很是失望！

上了岸，炳祥跟在他父親和姑母後面走，心裏總是不能解「伶芬和她母親爲什麼不來接」的問題。不一息，到了家裏，時候已經是傍晚。

「屋子總要有人住，這屋三年不住人，竟糟到這樣子！你看，那邊

的牆已坍到這地步了，階沿上，瓦上，都出了草，門窗都毀壞得不像樣了！……」

「橫豎沒有人住，我打算將這屋出賣掉。」

「好是好，不過變賣祖基，未免人家有不好聽的議論！」

「正是……」

「你在外邊倒得意？身體也好？」

「也算不得得意，冷清清地毫無呼應的人；偶然有些小病，只好到醫院裏。……」

「再歇三五年，炳祥也可出場成家了，那時就好了。只有像我這樣的苦命人！……」

「大兄今年到過家嗎？在外邊還得意嗎？」

「正月裏來過一次；在外邊情形也壞。」

「上墳的一切事情，你都預備好了沒有？祭菜，錠……」

「都預備好了。明天是清明正日，要是你不嫌喫力，就是明天去罷。我呢，上午跟你們去，下午去上自家的墳。」

「那末就是明天，早一日好一日。」

炳祥站在傍邊，默默地聽他姑母和父親的談話，心中很覺厭煩，看時候已這樣晚，姑母還不去。在他的意思是想姑母回家時跟了她去見他的意中人——伶芬和福媽媽，於是問道：

「姑母，你今天回家嗎？我要到你家裏去。」

「正是呢，你姑祖母知道你要回來，快活極了，急要見你一面。但今天我不回去了，明日上好墳我同你去。……」

炳祥知道今天又不能見伶芬和福媽媽了，真是沒趣的很。

一夜過去，昨日的明天又來了。喫罷早飯，炳祥跟了他父親和姑母上墳去，因為天氣好，路上來來往往上墳的人，十分熱鬧。他們的墳場少，道路又近，所以很早的就回轉了。

午後炳祥又要跟他姑母去。他姑母說：『路遠呢，你怕走不得，不要去罷。我回來帶你到我家裏去。』『不，我會走路，伴你去上好墳，順便就到你家裏。我去，我一定伴你去！』『只要你不嫌喫力，伴我也去好。』於是炳祥就伴他姑母去了。走出門，他又重復回進來拿了口琴和畫片藏在衣袋裏。

照理，炳祥對於伶芬和福媽媽想得這樣熱，應該先在他姑母前問個訊息，但他一來是個寡言善思的孩子，二來自己好像有些怕羞，所以沒

有問起；他姑母也不過問問他在大同的情形，絕不提起伶芬和福媽媽的事情。

翻山過嶺，他們已經上了四五處的老墳，走了十幾里的軀崎之路，炳祥精神和腳都有些支持不住了，並且還懷着心事，急於要去見伶芬和福媽媽，他忽然問道：「姑母，還有幾處墳場呢？」「好了，再上一處，我們就可回去了。」他於是又振起精神，跟着姑母走，不久又轉了一座山頭。到了山脚下，只見一塊丈來見方的荒地，叢叢的茅草裏突起一座孤墳，他姑母就向着這座孤墳走去，這墳看來還很新，墳上都滿了長亂的茅草。

「炳祥！這塊墳場你倒是應該要記住的，日後也得自己來祭掃祭掃。相隔雖已三年了，你也還不致忘記吧？當你沒有出去的時候，不是

有個最熱愛你的福媽媽嗎？不是有個和你最要好的伶妹妹嗎？想不到你出去的下一年，聰明的伶芬一病死了。她在未死以前常常問起我：「哥哥幾時回來呢？」他死後三個多月，福媽媽因為悲傷過度，也就病死了去。總計他們自搬來到死去，不過三個年頭。福媽媽生前不知做下了甚麼錯事，始終不肯將她家裏的實情告訴人；問問她，她只有落淚。死後也沒有家人或親來，我們就草草的把她們葬在這塊地方！……」

前途醞釀着無限歡欣和希望的炳祥，這時候他懷中的好夢，已如微塵的迸散，輕烟的飛揚了！……

橫 孤

師弟

師弟

每次坐火車經過K站時，心頭總湧上一種懷舊的寂寞來，幾回想下車去看一看曾經在那裏做過一年多生意的老店，却總是：一來沒有這機會，二來也有些不高興。今年因為要到故鄉去省伯母的病的便道，在K站下了車，並且還過了一晚，因這機會，遂得與別了七八年從未會過一面的老店相見。這店雖然至今還開着，但看去的情形，較我在那裏時更見愴涼了：門前一向擺的賣熟食的那攤頭也沒有了，木頭架起的那廊棚

也全部坍塌了，櫃臺上的夥計也少了去，左右的隣舍也都換了局面；即是對河的那引幾十年了的老木行，也已不開在那裏了。

我對於這引店本沒有甚麼可以值得繫念之事；只不過在平時每當追懷往事的時候，也總聯想起牠。此番重見了牠那較前更愴涼了的景況，更排解不開的想到當年的情形來。憶起可憐的師弟，愈加淒楚而不堪回首了。

十五六歲的時候，我正在這店裏充當學徒。店爲本地的一位紳士所開，開在市末臨河的地方。主人雖是地方上的紳士，而店的排場並不闊大，除了一位經理和一位管賬之外，櫃臺上用了四位夥計，兩個學徒，作場裏僱了三個釀酒製醬油的司務：到了冬忙，又臨時添一些人來，叫做幫冬。

地方既處市末，清淡自不待說；好在凡是走上來買東西的顧主，大都是些廚房司務和男女傭人之類，那些上銀樓進綢緞局的貴人小姐，永遠也不會來光臨的。店是朝南的門面，門前一條官河，兩岸相距，雖然無人測量過，但約來也不上百尺之闊；對岸沒有市街，祇一引孤零零的木行，所以河面上便統年浮着長長的木排；到了傍晚時分，市上一些游手好閒之徒，手提鳥籠，口唱京腔，三三兩兩都來木排上逍遙。

店裏的經理是一位又慳吝又刻薄六十餘年紀的老人，鬚髮都一樣的灰白，彎曲了背脊，鼻上架起一付老光眼鏡，鎮日高高的坐在賬檯裏，伸頸探頭的留心着櫃檯上的夥計們，不許他們在櫃檯上有半句的閒話，說是談起了閒事，便不關心到生意上去了。這些夥計們的薪水，都很菲薄，又要受到非常拘束的店規，所以大家都很不服；但是對於經理，猶

如私塾裏的小學生對於教師一般的害怕，在經理的氣餒之下，甚麼也不敢有所強辯，因此之故，凡是來到這店裏當過夥計的，都有個綽號叫做『一節頭』。這綽號的意思是說無論性子如何忍耐的人，端節進了店，中秋一定要辭了走，總沒有能夠做得久長的人的。

我在這店裏一半也爲了經理的太苛刻，總覺毫無興趣，常常想設法離開。其時的性情又很粗暴，動不動就使性發怒，無論櫃檯上的夥計，作場裏的司務，個個都要和他們吵嘴，有時和經理也竟敢對起口來；所以滿店之人，沒有一個和我相好，至於經理，尤其當我壞蛋相看了。

然而經理因爲要節省薪水起見，我進去還不滿足年，便說我人長大了，老練了，可以上得正櫃做生意了；因此辭退了一位夥計，另外添進一個小學徒來，替代我的職務。

這位小學徒，就是我的師弟；他第一天進來的時候，我見了就很詫異，因為從來不曾見過這樣小的人，家裏會放他出來學生意的。他穿了一件深藍色的竹布長衫，罩一件黑色的老布背心，剃得光光的和尚頭；身材又小又瘦，由他的薦頭送進來；經理見了也不滿意的對那薦頭說：『人太小了，怕做不來事吧！』薦頭回答道：『這請放心，不過人生得小些，年紀倒有十三歲了，在家裏時也是個勞子，一樣事情也做慣了的。』但經理總覺不悅。由我和薦頭帶着他拜過了師，一一與夥計們都作揖過了，末後我也受了他一個師兄之禮，吩咐他站在櫃檯橫頭。

『你好好的在這裏罷。』薦頭這樣對他說了一句去了。

他呆呆的站在櫃檯橫頭，雙眼望着對面的牆壁，很難過似的出淚；看見薦頭去了，更淒傷得哭出聲來。吃飯的時候，叫他吃飯，也說吃不

落；但這原是很平常的事，凡是初次離家出來學生意的頭幾天，大都是如此，所以店裏的人也都不去介意他。

店裏的規矩：倘是新來的學徒，要問他在家裏的排行來取名，譬如排行第二，就取名叫二官；我的這位師弟，他是家裏惟一的獨生子，所以就取名叫他楊大官。

晚上上了店門，我一面告訴他如何用板在店堂裏搭舖來睡，一面帶問他家住那裏，有多少人？他因我問起這些的緣故，又好端端的淌出淚來，嗚嗚噎噎的告訴我：家在O鎮的鄉下，家裏一位母親，一位妹妹，父親是從小就不見的。

第二日，我將一切應歸他做的事情做給他看：掃地，抹桌，換煙管水，以及洗飯碗擦洋燈等等。他一面看着我做，一面還是在出淚；我對

他說道：「你不要常常這樣子，經理見了要說的，」我這樣一說之後，他越加苦起來，說道：「我要回去！」我說：「你怎麼要回去？要學滿了生意才能回去呢。」他說：「我不要學生意，我寧可跟着母親學種田地……」於是我又好好勸解他一番，叫他不要牽記家裏就好了。

自他進店之後，我居然升高做了師兄；但在他面上，却也毫不以師兄自豪，總很和悅的待他，有些事情他做不了的時候，也總相幫他做。他在店裏，除了我，也沒有第二個可以搭話的人，所以也很喜歡我，經理不見的時候，便挨過來和我講話，講到他母親和妹妹的事上時，總忍不住要哭出來的樣子。他說：「不知甚麼緣故，當叔叔來通知已經薦着生意了的時候，我高興得了不得，急急盼望出來，動身的那天，母親含淚送我上轎時，也一些不覺難過，到了區地，見了許多沒有見過時東

西，更是快活非凡；而一進了店，却就立刻兩樣起來，心裏立刻難過起來了！……」我說：「這是你第一次到外邊來，總是如此的，再過幾天便會慢慢的好了。」

過了十餘日，他牽記家裏的心，果然漸漸的平靜了。

我每夜必在賬檯上練習一張小楷，他也看樣和我一起寫；他祇在鄉間的私塾裏讀過三四年書，而寫出來的字比我好得多，並且又能自己作通順的家信，我彷彿對他也有些妒忌和慚愧似的。有時我又教他學打算盤，他天資很聰敏，又肯用心，教他過一二遍，便能自己打，而且能夠運用了。

但他總是人太短小，做事一不小心，便要鬧出禍來：洗碗的時候，碗打碎了；擦燈的時候，燈罩擦破了，換煙管水的時候煙筒頭落在河裏

了……許多事情，屢遭經理嚴厲的叱責。有一次差他送一罇酒到某處，好久不見回來，我也正擔心他不要又闖了禍嗎的時候，經理忽然喊我道：『O二官，你去看看這小鬼看，怎麼還不回來！』我奉命出去，走到半路，不料他果然站在那裏淚汪汪望着地上的一堆碎罇哭，我知道他已闖出了禍事，走過去，氣憤憤地說道：『哼！你又怎麼了！』他斷斷續續的說：『這……這挑擔的……』『那末你爲什麼不拖牢他賠呢！』他說：『那裏拖得牢他呵！……』我看看也無可如何，對他說：『回去罷』。但他却懶着不肯走。我說：『禍已闖了，還不回去；不回去有甚麼法子！』他被我這樣的叱說之後，也沒有一句話說，癩癩的跟着我走了，走得將近店時，他又停住不敢進去，說要我將此事瞞過經理；但這是做不到的事，到店之後，經理一見他惶惶的神情，哭紅的眼皮，便逼

着問我原由。我也無能爲他掩塞，只好照實告訴。於是經理怒從心起，從賬櫃裏繞將出來，提了師弟的一隻耳朵，憤憤的罵道：『你這小鬼，進店來沒有好事做過，只會搗壞東西，如此下去，一年之中，不知要給你敗掉多少錢呢！這裏用你不着了，你滾蛋罷！』罵罷，一個巴掌打倒他在地，上哭了。

他因爲常常要鬧禍的緣故，經理之對於他，較之於我更不滿意，卽是夥計們，也都說他學不出山的。他無論一言之誤，一事之錯，雖是微細的事，也總每每惹起經理的發怒；而他自己也真不能爭氣，經理越是罵他，他錯事也越做的多，經理發怒追到他的薦頭，要他立刻滾出去的事，也有好幾次。他每次被經理一頓責罵之後，老是跑到作場裏躲着偷偷的哭泣；到了夜裏，又對我說：『母親望我在店裏要得經理的喜歡，

現在經理橫要我回去，豈要我滾出，母親得知了，不曉得……」說着又哭起來。「以後做事自己小心些好了，經理總不至當真要你回去的。」我這樣安慰他。他說：「我也並不粗莽，總處處小心着，可是好像有鬼似的！」

一日三餐，他永遠沒有好好的喫一頓過，每當大家用飯的時候，他便一手提了飯桶，一手提了菜籃，送到分店裏去；回來時，自己到廚房裏去喫一些殘菜冷飯。但他雖然如此苦楚，却也並不因此叫怨；他心上覺到不安的，倒是擔心着一旦被經理開除出去，不好回家見母親。這恐懼的念頭便常常盤據在他的小心裏，使他不得一些快樂，總是憂憂愁愁，呆得像木偶一樣。

北風起，大雪飛，大家都喊冷呀冷呀的時候，可憐他雙腳的跟頭，

兩手的面上，生滿了腐爛的凍瘡；托開了兩隻壞手，走起路來一拖一顛的；這又格外惹起經理的憎惡了！到了晚上，我替他到藥店裏去討一些叫做『馬屁』的爲他敷上爛處，而在床裏，總隱隱的聽到他嗚咽的聲音叫道：『娘呵，痛！……』『那末怎麼呢？』我問他；他說：『媛在被裏熱了又不好，伸出被外冷了又不好，總歸痛！……』

當這時候，剛巧又是醬蘿蔔當的時候，店裏每天從販賣蘿蔔的船上，一擔一擔的買進來；便要他在作場裏將整個的又長又粗的一條用刀劃成薄薄的無數片，而後醬了好賣。每天的上午，他總要劃到六七十斤光景。他生滿了凍瘡的兩手，捏了這冰一樣的鐵刀和蘿蔔，劃得慢了，又要被醬司務申斥。有一回，我到作場裏去，見他右手緊緊的捏住左手的一指哭泣，我問他『做甚麼』；他將這指頭給我看，原來深深的割了

一刀，不住地湧出血來。於是我幫他尋些布頭包好，叫他到店裏去罷，蘿蔔由我剗好了；但出去不多一歇，進來對我說道：『經理在罵你，叫你出去。』我到了店裏，經理扳起臉兒罵我道：『你只會貪懶，櫃檯上生意不肯做，倒是躲在裏面！這剗蘿蔔的事，用你不着管了！要這小鬼來做甚麼的！』於是我也很不平的回說：『誰要貪這事來做；他剗開得手哩！』經理說：『剗開了手，就不要剗了嗎？學生意不喫苦，那裏學得出山的！』

不久之間，我被調到分店裏幫冬去了。

分店是在一條較為熱鬧的街上，左右對面都有別的店鋪。店裏的規矩，沒有老店那樣嚴緊，經理本是我的老師兄，人也比較和氣；櫃檯上

的夥計也不像老店裏的那樣被拘束，都很快樂自得，調戲女人的手段，尤其高妙，櫃檯上不論來一位貧家的姑娘也好，富家的婢女也好，只要面貌略為好看些，大家便都笑咪咪的搶上去：

『好漂亮呵！這裏要甚麼？』夥計嘻笑着對那女人說：

『不要搭起，好好的，這瓶罌三兩醬油，那瓶裏五個錢料酒，要多些！』那女人也微笑地說。

『你沒有塞子嗎？我來同你塞罷！』夥計舀好了醬油和酒，回到櫃檯上，指着瓶口對那女人說。

『這爛掉你的！瘟掉你的！不得好死的！』女人便罵了；但樣子並不當真，也還嘻笑着。於是滿店裏的人都格格的笑起來，那被罵的人也格格的笑起來，彷彿骨頭也輕鬆了一段。

我從冷靜而森嚴的老店裏，調到這熱鬧而又寬放的分店來，頗覺舒服有趣。每餐的飯食，仍舊由師弟一拖一頓的從老店裏送來，而夥計們有時還嫌他走得慢了，到得遲了，飯冷了，菜冷了，種種責他，他默然忍受，沒有一句回話。他每次送飯來，放下飯桶和菜籃，倘若見我閒着的時候，便走過來和我談話，總說自我離開老店之後，他便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難過，彷彿失去了甚麼依靠似的。

有一天，送早飯來的是作場裏的一位司務，我心想師弟大概有了別的差使吧？但午飯夜飯仍舊是這位司務送來，於是我有些疑惑了，問那司務。司務說：『他昨晚上上店門板的時候，搨了一塊門板，一個不小心：從上階沿跌到了下階沿，今天起來不得。』我想跌了一交而至於今天起來不得，這跌一定是有些厲害了，頗爲他擔憂不堪。但是到了第二

日，他又送早飯來了，我問起他跌交的事，他捲起袖管，解開衣襟，給我看右手的上臂和腰部都跌破了皮。我說：『不至傷吧？』他說：『腰撞在石角上，此刻還痛。』我說：『腰裏是要緊的部分，不曉得受傷不受傷？既然還痛，那末今天爲什麼不再歇一天呢？』他說：『經理罵我故意裝腔，一定喊我起來！』

此後第三天第四天，飯仍是他送來，問他如何，總說腰裏還是痛。又過了幾日，飯又不見他送來了，問那送來的人，說他昨夜裏吐了血！吐了血？……我不覺吃了一驚，到下午落市之後，即忙跑去看他；他睡在樓上的床舖裏，見了我，哭起來說道：『O二哥，果然傷了呵！』我默然一歇，問他看過醫生否，他說看過了；醫生怎樣說呢？他說醫生說不要緊的。

他服了幾帖藥，睡了兩三天，幸而血祇吐了一次；說在床裏寂寞不過，仍舊起來了。經理也總算對他發了良心，分店裏的飯遂停止他送。

其時已是陰歷十二月的初十邊了，分店裏差我到 O 鎮去追索一筆舊賬，這事他也知道了，特地走過來對我說：『O 二哥，我家在 O 鎮落鄉三里路的山芋村，最好你順便到我家裏去轉一轉，望望我母親妹妹。』我很願意的答應了他。他又說：『但你不要將吐血的事告訴母親知道，便是生凍瘡也不要說起，只說我在店裏一切都好；叫母親不要牽記。』我也答應了他。

K 地到 O 鎮只要半日的路程，我到了那裏，公事辦妥之後就訪問到山芋村的路徑，出了市街，北風呼呼的迎而吹來，沿着田塍彳亍而行，

身子幾乎要被吹倒。我一路思量：見了他的母親，不如將他吐血的事告訴了她，好讓他母親發急爲他醫治。一路問去，到得山芋村已是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光了；這村人家甚稀，約莫不過六七家，都是坍塌的平屋，一字兒排着；各家的門前都高高堆着一堆稻柴，附近的田圃和桑地裏，種的滿是山芋，村場上不見有人，門也都關着，狗也沒有叫，只一條耕牛繫在場上的一株樹下，癩癩的望着我來。我正不知如何問訊的當兒，俄見一位三四十歲模樣的婦人，提了一籃山芋，從屋後出來，於是我即上前問道：

「請問這裏姓楊的是那一家？」

「先生是那裏來的？問那人家做甚？」那婦人問我，我就將來意略略的告訴了她，她慌忙放下山芋籃，一種怪難形容的高興樣子說道：

「先生原來是小兒店裏來的，我就是姓楊，先生，大官就是我的小兒，快請到舍下去坐坐罷！」她說着提了山芋籃，一頭說，一頭領着我走；我跟她到了家裏，她隨手拖一條長凳掀起衣角抹一抹乾淨，說道：

「家裏是糟得不成樣子的，請坐罷。先生。」接着又喊出一位八九歲樣子，黑臉污手的女孩來，叫她去燒茶。我坐下看一看屋的四周，真是糟的不堪：滿地的鷄屎，地又凹凸不平，幾條桌凳，歪歪斜斜的放在那裏，面上滿是灰塵，一圈豬欄，欄裏兩三隻小豬，那種豬糞的氣息，更是撲鼻難當。

「請別忙罷。」我對她說。

「便煞的。先生貴姓？」

「O。與令郎是師弟兄；這次來討賬，令郎託我順便來望望你老人

家的。」

「呀，真罪過煞了！先生原來就是O師兄，小兒信上，總提起O師兄如何如何的好，如何如何的照應他；O師兄，你真是一個好不過的人，這樣照顧小兒呢！冷天冷時，又要你特地趕進來！」

「師兄師弟是沒有甚麼的。」

「呀，O師兄，像你這樣好的師兄是，真天下少的！小兒總算前世修得，逢着你這位好師兄。連我在家里也放心得落。小兒是傻不過的，

O師兄！年紀又小，身體又不好；我本想讓他再讀幾年書，只是不瞞你O師兄說，在家里也實在難！可憐他五歲上死了爸爸，由我一番心血拖他大來，不知經了多少的苦頭；本想不把他學生，在鄉下耕田種地些好了，皆爲他一來體質薄弱，二來耕種田地難望出山，同他叔叔商量，也

說學生意日後有把握，所以今年東託西託總算託着了一頭生意，就忍心的放了他出去。……」她一面說着，一面不住的抹淚，樣子怪可憐。

『令郎人很聰敏，就是身體差一些；但你老人家也放心罷。』

『多謝C師兄稱讚，小兒實在傻不過的，全靠要C師兄照應哩！他現在不知得長大些否？身體得壯些否？飯吃得落否？天冷了，又得知他衣裳夠不夠？身上凍不凍？……』她這樣問着我，我心裏只是暗暗地淒苦，再也沒有勇氣將她兒子吐血的事告訴她了。我只是說：

『都還好，人也好像比起初進來時長大些了；你老人家可別牽記他。』我說這些話，幾乎合了眼淚一同出來。

『哦，那也罷了，只要他人長大起來，身體壯起來，我也好了。』談了一回，那女孩沖上茶來，母親含淚帶笑的對她說：『阿囡，叫

整C叔叔，這位是你哥哥店裏來的待你哥哥最好的C叔叔。」接着又向我說道：

『這是小女，今年也有十歲了，可是蠢得很；身體也這樣瘦寡呢。』
我吃了一開茶，看看時候晚了，向她告別，她却什麼也不許我走，定要留我歇夜，說有空床；到鎮上去住客棧是白費的錢。我無可推諉，看外面的風也吹得更緊了，晚來的天氣也更冷了，所以就答了應她。

她爲我特別做了兩種飯菜：一碗荷包蛋，一碗蒜煎豆腐，用晚飯時不住的『吃呀！吃呀！』的箝到我飯碗上來；而她母女倆，祇各吃了一碗飯，其餘都吃的蒸熟的山芋。晚餐之後，她又親手炒了一升芽豆，拿到房裏叫我吃；又娓娓不倦的和我講他的兒子。我幾回想將他兒子吐血的事說出，却幾回總忍住了。她又從箱子裏翻出一個紅帖子來，說新近替

他兒子已對了一頭親，等他學滿了生意，會賺錢了，便要爲他娶來；又說這位小女兒，也已出了帖，說自己年紀雖還沒有老，可是一生也只有這一男一女，總得早些看見他們各自成了家，那末心也安了，死也瞑目了。……我看她說到這些的時候，臉上好像露出又哀悲又滿足的樣子。

次早我告別出門時，她將昨夜喫剩的茅豆，包了包，要我帶去和他兒子兩人喫；又包了二百錢，叫我給他兒子在新年裏買些東西喫；又說可惜不好帶，否則再帶幾個山芋去，說她兒子是喜歡喫山芋的。又再三叫我轉告他兒子只要好好的安心在店裏，不要牽記家裏。

到了O鎮搭輪船回店，一路想起師弟的母親，心裏很不安寧；第一責罰自己爲甚麼終於沒有說出師弟吐血的事，一時雖然瞞過了她；但倘

若病再復發起來，到了不可救藥的時候，不是耽誤了她的一生嗎？想到這裏，便不勝悔恨，幾乎要跳上岸，再回去對她說了才好。然而追悔莫及，也終於無可奈何。

回到店裏，將公事交代之後，拿了芽豆和錢去看師弟，却是誰也不想，師弟又睡倒在床上了。

『C二哥！你回來了嗎？』師弟在床裏見了我，無力的叫我。

『回來了，你怎的又睡倒了呢？』

『你去的下日，又無緣無故的吐了血，昨日前日都連連的吐了；你看如何好哩？C二哥！我家裏你去了沒有？』

『去的，並且歇了夜。』

『我母親妹妹都見嗎？母親說什麼嗎？』

『都見了，在家裏都好；你母親託我帶了一包芽豆在這裏，還有二百錢；叫你不要牽記家裏。』

『唉！……母親！……』他立時淌下淚來了。我那時候雖然自稱是硬漢，不肯輕易出淚的人；但此刻見了師弟這樣淒涼的情形，眼淚也不和我商量，一湧出來了。

『你不要這樣子呢，好好的靜養；我不會將你吐血的事告訴你母親。這藥是誰給你煎的呢？』

『你想有誰給我煎呢？都是我自己起來的。』

『要喫甚麼嗎？飯喫不喫？』

『甚麼也不想喫，只每頓喫一碗茶泡飯，鹹菜下下；醫生說要忌喫的。』

『放寬心，靜靜的養幾日，總會好起來的。』我這樣說了一句，下樓去了。

時候既是冬忙，店裏的生意比平日加倍的忙碌，也剩不出空的時間去探望師弟的病；只是常常憂心他總不致於死的吧？想到他孤零零地病在床上，便也聯想起慈祥 and 藹對於他懷着無窮希望和快樂的他的母親，更覺得他的生命，比甚麼都貴重呀！

有一天，老店裏的經理，突然差人來通知我，要我仍舊調回去；我也很願意，因為回去之後，便可照顧照顧着師弟的病了。

到了老店裏，上樓去看師弟時，也正熟睡着；我默默的坐在他床沿上，看他的臉色更加瘦黃了，呼吸也更急促了。枕邊一封新從他母親那

裏寄來的信，我悄悄的抽出來讀：信裏說些叫他新年裏不要過分遊戲；爲什麼近來總是沒有訊息的種種囑咐和繫念的話。

「呀！……」師弟忽地醒了哭起來。

「你什麼了？楊大弟！我在這裏哩。」

「呀！……母親！……」他似乎還未見我，只是哭着。

「你什麼了？楊大弟！我在這裏哩。」我又這樣的重說了一聲，他才掉轉頭來向我望望說道：

「C二哥，你……」

「我來望望你，你這幾天好些嗎？」

「血夜夜吐了，並且又咳嗽起來；C二哥！我……醫生還說不要緊的！……」

『不要緊的，寬心些靜養幾時，總會好起來，醫生說不要緊總不要緊的；心裏第一要放得寬，越憂急便越難好。爲甚麼憑空哭呢？』

『剛才做了一夢，夢見到了家裏，並且病完全好了；母親妹妹見了我都很開心。……』

『你總是想着家裏，不要想牠好了，你母親也叫你不要想。』

『在床裏冷清清地，也沒有人來看看我，也睡不着，東想西想，只有想到家裏的事……聽說經理已去叫我的薦頭，要我回去了。』

我這才知道被突然調回來的原因，大概就爲此了。

『那是好的，回家去有母親服侍你，好起來就快了。』

『病好了，不知經理還要我來勿？』

『那自然還要你來的，你受傷是爲了店裏的事，不要你來怎麼好說』

呢？你可不必再顧慮到這些事。」

次日，師弟的薦頭果然來了，由我領到樓上，看過了他，吩咐他要帶的東西自己檢出來；而師弟却帳子不要拆，被頭也不必帶，只要拿幾件替換的小衫褲就好了，說橫豎病好了就要出來的。

師弟挾了小包袱，跟着薦頭走出店去的時候，我正靠在櫃檯上，看他的身段顯然較前更瘦小了，腳跟的凍瘡仍舊很厲害，走起路來仍舊一拖一類的，彷彿將要跌倒來的樣子。他跨出門檻時，突然掉轉他又黃又瘦的臉兒來，向着我和夥計們說道：『C二哥，再會罷！王先生，張先生，都再會罷！』但我的喉嚨頭簡直答應不出來了。

自他去後，我彷彿總有種甚麼東西在我心裏作祟似的，覺得不安的很。到樓上見了他那不會拆去的床鋪總彷彿見他仍在床裏呻吟；晚上一

個人獨自在賬檯上習字的時候尤其有種不可抵禦的淒寂刺入心坎裏來。

過了歲底，翻到新年，店裏以新年的舊習，從初一到初四，整整上了四天門板。在新年裏，家家戶戶，大大小小的，都顯出一種快樂的新氣象來；尤其平日被拘束在店裏的一些夥計和學徒們，一到新年，猶如牢獄裏的犯人得了皇上大赦一樣的歡悅。我本是個最喜熱鬧和遊玩的人，約了幾位別店裏的學徒，高高興興的進戲館看戲呵，上茶樓喫橄欖茶呵，在街上張西洋鏡呵，看山東人變戲法呵，夜裏大家圍攏來打天九牌呵，敲年鑼年鼓呵：忙個不亦樂乎；對於可憐的師弟，什麼也沒有思想去想着他了！

但是快樂的日子是最容易過的，新年轉瞬過去了；過了正月半，大

約是二十邊的一天，師弟的薦頭到店裏來，向經理拱一拱手說道：『恭喜，恭喜！』經理也照樣回了他一拱之後領他到客廳裏去。我沖進茶去送進水煙筒去的時候，滿擬問一問師弟的訊息，然而經理在座，終於不敢輕舉。

『C二官！』歇了一刻，經理喊我的名字。

『做甚麼？』我進去問道。

『你去將楊大官的鋪蓋行李，都仔細的檢了出來，好讓這位先生帶去；因為楊大官不來了，已經死了。』經理慢慢的對我這樣說。

『……』這時候，我也好像死了一樣，一些知覺都沒有了，只是呆呆的站著。

『出去罷，站着做什麼！』經理這才把我的腦子又重新說醒了轉

來，我快快的走出了。

我走上樓梯，踏到樓板上的時候，我滿眶的眼淚大雨樣的滾下來，見了師弟的床鋪，動手將拆的時候，力氣都沒有了。想到他臨去時說：『帳子不要拆，被頭也不必帶，只要拿幾件替換的小衫褲，橫豎病好了就要出來的。』而今終於不能再出來了的師弟，幾次哭得噎住了氣。捲被頭時，又檢出他母親的一封舊信和託我帶來的一包芽豆，我的身體簡直軟倒了。

到了這年的三月裏，我也永遠離開了這月店，距今已有七八年的工夫。而在這七八年之中，對於這位可憐的師弟，不論什麼時候回想起來總是很傷心；此番重見了老店，更常常的想到他來。……

被棄的

在嚴寒的深夜裏，他父親偷偷地將他出世纔一歲的小妹遺棄在A鎮上的事，迄今已十六年了；一直到如今，知道這事件的人，只有他和他的父母。

被棄的

那時候，他父親帶了他，他的大小兩位妹子以及母親，在A鎮附近一個名B岸的地方居住。這地方，靠着B岸，高高矮矮，都是一些破落的小戶人家，約有好幾十分。在他的一生之中，他對於這地方，有了不

能磨滅的感情；父親的失敗，母親的自殺，小妹及他自己的被遺棄，這些偉大的事件，造成他今日的命運，都是蒙了這地方上的風水之賜；所以他不住在那裏雖已十多年，而如今每回到A鎮去的時候，總得特地跑去拜望拜望牠。

前年他行將到C地去的時候，因為要和牠遠離長別了，特地跑去和牠辭別，順便就去拜望那從前他們住過的老屋。那老屋已做了蜘蛛的大本營了。屋子裏面，佈滿了密層層的蛛網。天井裏，瓦輪上都滿長了青草。有些門上門沒有了，有些門上檻爛掉了。園裏的那棵杏子樹已經亡故，牆上的那些鬼億頭也都枯死了。惟有他當時遊戲栽種的那株桃樹，已經長得和他一樣價高，見了他，彷彿說道：『哦，我親愛的主人，你別來無恙！』據一位鄰居的婦人告訴他，他纔知道這屋自從他母親死了

之後，到如今十多年中，沒有人敢搬進去住過，因為到了夜裏，常常聽到有奇怪的響聲和陰慘慘的哭聲。

當他們在那裏居住的時候，他年方十歲；然而母親的眼淚，父親的頹喪，使他在家不得有一些孩子的樂趣。雖然就在同屋的一個私塾裏念書，而到學堂的時候彷彿很少；遇到天氣晴朗的時候，母親說：『今天柴又沒有了。』於是他便伴着鄰家的那些小朋友們到野外去拾些來。春天，薺菜馬蘭頭發長的時候，又常常和些小朋友拿了小籃小刀到各處去尋。那時候：他對於這些事情，覺得比在學堂裏比在家裏都有趣得多，所以總很高興的去做：在孩子時代，他所享受到的幸福，也便是這一些了。

父親自從歇店之後，一直閒在家裏，因為心緒的不安寧，本來很和

順的性子，也變得非常之暴躁了：動不動便使性發怒，拿母親來出氣。

母親一面撫育着他的兩位妹子以及他自己，一面淘米提水，家裏一切瑣瑣屑屑的事情，也都要她一個人細腳伶仃的做。吃飯的時候：

『你總得去尋些事做纔好，家裏是吃不起的。』母親對父親說。

『要你管哩，我是吃你的！』父親又生氣了。

『好好的對你說，總是這樣硬硬硬氣的，也不想想……』母親又流下淚來了。

『哼！又哭了，又哭了！所以我倒竊到這地步，都是你哭出來的報應！』父親怒髮衝冠的站起來，將桌子一豎，於是那些菜碗飯碗都倒在

地上碎的碎了。父親便氣憤憤的出門去了。

類似這樣的事情是常常有的。

父親和母親一場吵鬧之後，父親總是賭着氣幾日不回來。母親又耽憂他不知在外面怎樣了，差他去尋；他便常常在本地姓王的那女人家裏把父親尋回家來。那女人約莫三十上下的年紀，是父親當初抽大烟時，在烟燈旁搭牢了的；母親爲了她，又一場兩場的同父親吵嘴。事實上，父親之所以一敗塗地，並不是爲了母親的眼淚，與那女人卻有很大的關係。他到那女人家裏去尋找父親時，只見她一個人橫在牀裏抽着烟，父親則極無聊賴的躺在一隻籐椅上。她見他進去，自言自語的說道：『好了，自己老婆叫兒子來尋了，可以回去了！』父親見了他，問道：『你來做什麼？』他說：『媽媽要我來尋你的。』於是父親慢慢的起來，毫無力氣似的和我一同出來了。在路上，他父親要他不要對母親說在她家裏，他也爲免得父親母親再吵鬧的緣故，每次總瞞着他母親。

到了那年的端午節，父親在G地尋到了生意了，母親很高興，替他做些鞋子和衣服送他出門去了。然而父親出門之後，三個月，四個月，以至於半年沒有一個錢寄回家來。當父親在家的時候，家裏的困難，總還比較容易設法，到了此時，他母親是他鄉作客，又是所謂女人之輩，既無一分親戚，又沒有一個親熱的熟人，一家四口，度日如年。母親今天淚汪汪的檢出一些什麼衣服來，叫他拿到當店裏去當當看要不要，明天淚汪汪的尋一些什麼東西來，叫他拿到那裏去問問看值不值錢；便這樣的勉強過着日子。

母親在窮愁交迫之下，慈愛的撫育着他們兄妹三人，從不會因地心上有什麼不適意的緣故，拿他們三人中任何一人來發過一次氣；反而越是她不開心的時候對於他們越是慈愛些。在他此刻對於母親的回憶中，

他實在憶不起母親曾經對他有過一次痛打痛罵的事情來。他偶然被母親數說了幾句或輕輕的打了幾下，他便撅着嘴遠遠的走開了；和母親賭起氣來了。但歇了一歇，母親便要說：有些什麼東西在這裏，來拿去吃了罷；或是說：有件什麼東西在這裏，來拿去玩罷。他和母親歷次的賭氣總是母親先來賠他不是，然後他肯休罷。記得有一次也爲了和母親賭氣的緣故，母親淚汪汪的說道：『是自己的娘，這樣的說了幾句就會賭氣的孩子，那裏有呢！這樣倔強的性子，將來若不改變，一生做人，苦也够吃的了！……』到如今，他這樣的性子依舊不曾改變，爲了這樣的性子的緣故，也不知受了人間多少的侮辱和苦痛！每當受人凌辱的時候，想起母親的話來，總覺得有無限的傷心。

黃昏，母親照例的要他讀一炷香的夜書，她自己也在燈火之下，低

着頭默默的縫紉，然而有些時候，她心上不知又想起些什麼事來了，忽然的放了針線，呆呆的沉思起來。「媽！」他寂寞的叫她一聲。她慢慢的斜轉她那滿眶淚水的眼睛來，哽哽噎噎的對他說道：「兒，你大起來總要記得家裏的苦處，和你哥哥妹妹要有情有義，大家親親熱熱。你看你的舅父，爲欠了他幾十塊錢，他今天一封信來，明天一封信來，硬聲硬氣的來逼；姨母處，也爲了有些東西抵在她那裏的緣故，也一回兩回的來催去贖。這些親戚都是我的同胞手足。從前我家還沒有零落，他們都還困難的時候，來到我家，今天妹妹長妹妹短的要借些，明天妹妹長妹妹短的要擦些，我都看在同胞手足面上，瞞着你爹，總多少給他們拿些轉身。到而今，非但前情盡忘，親不認親，連我是他們的同胞妹子也視同陌生人了。現在全要你們兄弟日後一心一意，大家有好日，賺得錢

來，把這兩筆債先清了，那我娘雖已看不見，在陰間知道了，也是快活的。……』他在母親十年的訓育之中，覺得惟有這一層，受到最深刻的感動，因此之故，他酒店裏不要去，醬店裏也逃了出來，什麼小小的生意都不願學，一心想飛上天去，到現在在流離顛沛的十餘年工夫之中，除飽嘗了人間一番苦痛之外，非但仍無一行正當的職業，還落得一場走頭無路，母親得知了，真不知在泉下要如何的痛哭呢！

可憐的他的母親，在一天冬天的下午，忽然搖搖擺擺的睡倒了，說有些頭昏，不要緊的，叫他不要急，好好的看着兩位妹妹。然而病勢一天不如一天，到了第三日，看看實在支持不住了，方纔寫信報告父親要他回來。而他父親又因店裏冬忙的緣故，不克抽身，寄了一些錢來，叫

他母親自己請醫服藥。但他母親不要請醫生，藥也不要吃，說不必費這些錢，倘若早些死了，也落得個乾淨。在床裏終日哭哭泣泣。

在他母親病倒之後，最感到難堪的，便是他的可憐的小妹子：她飯不會吃，買來的牛乳又吃不進，母親的乳也斷了，可憐她餓在肚裏，說不出口，只是日夜啼啼哭哭；他母親看了，心上更加難過，病也隨着厲害起來。

等到第二次寫信去追他父親回來的時候，他父親果然回來了。母親說自己的病是不要緊的，只是他的小妹，無論如何，要他父親到外面去僱一位乳娘來看養她；但他父親說：一來是年底忙月，不但沒有地方去設法錢，也沒有地方去僱人；二來即使有錢有人，知道是我們這樣的人家，也沒有人肯來的；而他母親總不相信，總怪他父親心腸硬，故意不

背去。

『這並不是我做爺的心腸硬，天下那有自己的父母不愛自己的兒女的？但若眼見自己的兒女將活活的糟掉，還不如早些放她一條生路。』有一天，他父親坐在他母親的病床上，對他母親這樣說。

『那末只好隨你的意思去了！……』母親很悲傷的說。

就在這天的夜裏，他已煖煖的睡在被裏，并且已經睡得很熟了，父母忽然叫醒他起來；他毫不知道是什麼事，心想怕是母親不好了吧，昏頭昏腦的即忙穿起衣來。下床之後，他父親吩咐他燃着了三炷香和一柄燈籠，跟他一齊送小妹出去。

那時候，已是半夜，冷風如刺，濃霜如雪，沒有月亮，只稀疏的幾顆星兒在高寒的天空中閃爍。地上很黑，張了燈籠，也見不到十步以外

的東西。他抖縮着跟在他父親後面；膽子又小，一向又從不會在深夜裏走過路，心裏覺得很害怕，總彷彿有鬼這一類的東西跟在他後面似的，頭也不敢一轉。『但是父親抱了小妹到那裏去呢？常常聽得人家說起那裏的荒地裏發見一個小孩的屍體，那裏的河面上浮着一個小孩的屍體；都說因為家裏困難，爹媽無力養育，才忍心的丟掉了的。父親不要也將小妹丟到那裏的荒地裏或河裏去吧？』他這樣的想起來時，對於他小妹便不勝恐慌和悲傷起來，於是冷也不覺得，鬼也忘記去了。

一路上除了他和他父親的一步一步聲響之外，四下靜默如死，聽不到一些別的聲音；而當轉出O家牆角的時候，驀地裏『砰』的一聲響，把地都震動了，原來不知那裏的人家正在快活的過年，祭好了送佛出來時放的花燄；那花燄升到半天又『礮』的一響，火花紛紛墮下地來，在

妹也被花礮聲驚醒，啞啞的哭起來了。

『快要到了，好好的睡去罷，爸爸送你去。……』他父親彷彿很窘的樣子輕輕拍着他小妹這樣的說。

『回家裏去罷，爸爸！……』他也發急的對父親說。

然而父親並不理睬他。站着好一歇，小妹睡去了，他依舊跟父親從B岸的邊上向着到鎮上的路上走去。在走過B岸的時候，他差不多每一步裏，都彷彿有父親突然的將他小妹丟到河裏去的想像的恐怖，直到走盡B岸望見鎮上暗淡寂寞的街燈時，這恐怖纔休止。走到鎮上，日裏看去似乎很狹小的街道，在此刻看來，覺得寬闊起來了；那時候只聽見：

『的篤的，的篤的，的篤的篤，的篤的篤，的篤的篤，的篤的篤！』

三更了，遠遠地打更的人提着燈籠轉彎抹角的來了；父親惶恐得要
想躲避的樣子，但已不及。

『P先生，這時候抱了孩子到那裏去哩？』那打更的人也認識他
的。

『有些急病，抱到醫生那裏去。』他父親這樣回答他。

他也以為父親當真抱小妹到醫生那裏去診什麼病的，覺得放心了許
多；然而走到下橋堍下的一家門前，他父親又忽然的站住了，抽出一隻
鑲在門板裏好似抽屜模樣的東西來，輕輕的把他的小妹放了進去。他很
奇異的問道：『爸爸，怎麼把小妹放到這裏去呢？』他父親卻沒有回答
他，呆呆的站了一回，他父親忽而悽然的說道：『小女，……以後只望
你能夠投到一分好好的人家去，易長易大，長大起來，如得天緣，也許

還有和你親生的父母相會之日！……」他提高燈籠看他父親的面色時，呵，他從不曾見過眼淚的他的父親，這時候，也淚痕滿面，有說不出的悲傷。他看了這情景，也不覺一陣苦，哭了起來。父親重復伸手到抽屜裏故意的將小妹推醒來，好讓屋裏面的人聽得啼聲出來接收，他們便好像偷兒似的逃走了。過橋轉了彎，還隱約的聽得他小妹哀哀的啼聲！可憐的小妹，就在這夜裏這樣的被遺棄在A鎮的育嬰堂裏了。

他如今對於小妹的回憶，雖已想像不起她的面貌來；但是一頭疏疏的黃髮，見了人總是笑的一雙眼睛，已覺得有種說不出的可愛。平時除母親給她吃乳之外，總是靜靜的坐在坐車裏，雖沒有人去理睬她，也不會尋事吵哭的；每次他從外面回來，她見了他，總很快活的在坐車裏伸

手踏腳的迎着他。便是這一些，也够他如今每回想起他小妹來時的悲痛了。

母親常常說，當他像小妹年紀時，今天一件什麼新衣服做好了，明天一樣什麼滋養的食品買來了；他小妹則自出世以後，從不曾給她穿過一件新做的衣服，身上着的，都是一些他和大妹穿舊了的衣服；除了不費錢的自己母親的乳汁之外，莫說滋養食品，即是普通的糕餅之類，也從沒有錢買給她吃過。只到了下午，門前有時『角冬，角冬』的挑過換糖擔的時候，他母親聽得了，有時叫他出去喊住，尋出一些破布或爛鐵來，在換糖擔上換得一些糖來，分給他們兄妹三人吃吃。

他母親的病過年開了春，漸漸的好起來了，而他父親的生意，則因

冬忙不在店裏的緣故，新年來信又被開除了。母親莫說提起他小妹，便是見了一件是他小妹遺落下來的什麼東西，也會無端的慟哭起來。

過了一年，他母親也死了，父親依舊尋不到職業。他們的家，便愈加慘淡而至於零落下來了。

他小妹，如今倘若還活在這世上的話，算來已是一位十六歲的姑娘了；然而像這樣被自己的父母所遺棄出來的女子，即是活着，想也不過在那裏供人們的凌辱吧！他父親說：『望你易長易大，長大起來，如得天緣，也許還有和你親生父母相會之日。』倘若他小妹如今真已長大起來了的時候，也必定在那裏受人凌辱之餘切念着她的親生父母罷！……

填 詞

阿虎

一

好久好久他不到我們家裏來了，他的父親的下落，自從離開我們之後，一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訊息來；我和姑母每次想念和提起他們來的時候，總是非常的傷心。

他名叫阿虎，今年十二歲。他父親Y君，是一個性格豪爽而極忠厚的商人。當他們遷到我姑母家來和我們同住的時候，已是在阿虎的父親失業之後，家境困難到不堪設想的時候了。阿虎還有一位多愁善哭的母親以及一個才三四歲的妹妹。那時候，我剛從省立的中等學校裏畢業出來，不幸的接着害了一場大病，病了足足三個月，病癒之後，醫生說還須到清靜一些的地方去靜養幾時，身體才能回復原狀；於是我的父母遂將我送到離家四五十里路的姑母家裏來。我和他們相識的開始，也就在這時候了。

最先是姑母告訴我，說阿虎的父親原是北方人，在七八歲的時候，

就跟了祖父到江南來的，受了某年天災的結果，他和他的祖父失散了，他被一家人家留養了去，後來就在江南娶了妻子，結婚的十幾年之中，生下了現在的一男一女——阿虎和阿虎的妹妹阿翠。中間也會得他岳父的幫助，經商開過店；但因為自己不很安分的緣故，不久破了產，就墮落到現在這樣的光景，連與岳家的情誼也完全斷絕了往來。

阿虎的父親雖然從小就在江南長大起來，但是性格上總脫不了一種北方人的氣概，又加上經濟和失業兩個問題的窘迫，使他的心情越加惡劣了。對於家裏的妻和兒女，便非常的壓迫，從不會露出一些好看的面容來，說出一些好聽的言語來的；但在別人面前，看去却全是一個和藹忠厚很可愛的男子呢！就中對於我，每次和他相遇的時候，他總很和氣的問我道：『身體好些嗎？不到外面去走走嗎？』一種親熱而善良的說

話的態度，使我感激和同情他的爲人而幾乎淚也流得出來！我常常想，倘他對待自家的妻子和兒女的態度，也能像對待別人家一樣，則家庭在物質上的困難雖無法擺脫，精神上總還有愉快的，至少總不至於像現在那樣的慘淡吧？……但又轉念，唯其連這一步也不能做到的他的不幸的性格，也便愈加覺得他的可憐了。

我一面既同情于他那不幸的性格和身世，一面却又可憐常常被他拿來出氣被他壓迫的他的妻子和兒女。我的臥室和他們的睡房相隔只一層薄薄的板壁，到了晚上，我正想看一些書或者寫一些什麼的時候，便常常得聽見他們夫妻間不和睦的情形：先是互相口角了幾句，接着妻便嗚嗚噎噎的哭了，於是丈夫氣憤憤的說道：『說死，說死，那末早些給我死掉！爲什麼不死呢！一齊都死掉，我只要單身一個人，我沒有了你們

這一羣的累，我便什麼都好了！」

『倒是我們來累你的嗎？……』妻哭着說。

『還不是！我累你們嗎？我倘若沒有你們，我便天上也飛得去了！』

『……………』

於是妻只是哭泣着，沒有話說了。我每當這時候，心裏縱要安穩也安靜不起來，便無聊的從坐位裏起來，悄悄踱到板縫裏去張看時，看見妻正伏在桌上很悲傷的抽搐着哭泣，丈夫板着臉默然坐着坐在那裏，那毫不解事的小女孩阿翠，本來很高興的爬在桌上玩着什麼，偶然把一杯茶或是一隻烟管弄翻了，父親便恨恨的一把把她抓下來，一脚踢她在地，上哭了。接着又將站在旁邊的阿虎頭上一拳，罵道：『不曉得看着看着她嗎？死掉！一齊給我死掉！死得乾乾淨淨！』可憐的阿虎，一面從地

上去扶起她的妹子來，一面也在流出淚來了。看了這情形，我每回總深切的感着一種人間的劇痛。

這樣到了次日，阿虎的父親出門去之後，阿虎的母親便帶了阿虎阿翠到我姑母那裏來，訴說她丈夫的惡劣的性子以及她胸懷中的苦處，說是自己本只想早些死了，只爲丟不下這年幼被父親虐待的阿虎兄妹，說着總忍不住傷心的淌出眼淚來。我姑母是一個富於同情性而不會說話的人，對於她的處境，雖然心裏懷着萬分哀憐，却也說不出相當的有力的話來足以安慰她；有一次，姑母忽然勸她說：『這樣子，那末還是帶了阿虎阿翠到娘家去暫住幾時的好。』而對於這一層，阿虎的母親却又懷着一種說不出，不可能，不能對人明言的隱痛！

阿虎的妹子，究竟還是一個毫不解人事的小孩，她只曉得自己的肚

裏餓了哭着要吃，身上冷了哭着要穿的事，既飽且暖之後，她便憨嬉自如無所用心了。可憐她的哥哥，已經懂得一些人事的阿虎，母親的淚，父親的威，家庭中種種困苦的情況，已在他小小的靈魂裏，栽着人世間最悲哀的種子了！肚裏餓了，他不能像他妹子那樣的哭着要吃；身上冷了，他不能像他妹子那樣的哭着要穿。父親果然人不當人的看待他，便是世界上唯一愛護他的母親也常對他說：『你大了呀，那可看妹子的樣呢！』饑寒襲來的時候，他只有飲泣吞聲默默的忍受。他讀書的學堂，就在同屋相隔僅一個天井的廳樓上，他雖然也和別人的孩子一樣在學堂裏讀書，可是他每天到學堂裏去的時候很少，清晨起身之後，父親便監視着他做掃地，抹桌，擦水烟筒等等的事務，這些事務完畢之後，又要他上街去糴米，買物，等他街上回來，時候已很不早了，於是也不吃什

麼東西，空着肚子，掖了書包悄悄的到學堂裏去了。家裏偶然發生一樁什麼事情，要他到什麼地方去，或是要他購買什麼東西的時候，又常常的到學堂裏去喚他回來。

三

到了這年春天一個晚上，可憐的阿虎，他那世界上唯一愛護他的母親，終於忍不住人世間對於她的種種磨難，竟忍心的丟下了阿虎逃避到另一個世界去了——自殺了！阿虎的父親對於這突如其來的慘變，哭也不是，喊也不成，神經也失了知覺一樣，屍身攤在地上到第三日也不想出一個辦法來！後來經左右隣舍人家的幫忙才算草草的將屍身收了殮。

從此，阿虎家裏的光景，便愈加慘淡而黑暗下來了。

「唉！無論如何，總還有這一對兒女在世，看在這一對年幼的兒女面上，也何忍轉到這樣這樣的念頭呢？……」姑母一看見穿着母親的孝服的阿虎兄妹時，總是很傷心的歎息着說。

阿虎的父親，自從妻死之後，不知是因爲神經受了這突發的慘變而有些麻木了呢，還是良心上起了懺悔之故？覺得他的性情頗有些沉靜的樣子，脾氣也改善了許多，對於阿虎阿翠也不像以前那樣虐待了，街上也不多去，終日無聊的躲在房裏燒着水烟，而一想起對於他的性情和生括全然不加一點同情和諒解的他的自殺了的妻子，便覺得全身酥麻，放下烟筒，咬緊牙根，發狂似的跳將起來。

「如果早知現在那樣的苦楚，妻活着的時候，也能像現在那樣的覺悟，妻也不至於自殺了！……可是，也還來得及，只要從此安分下來，

好好的出去找事來做，續娶一個也還來得及呀！……』姑母有時見了阿虎父親的那種頹喪可憐的神情，也很同情的這樣說。

至於阿虎，父親對待他的凶威雖然好了一些，但可憐他無論怎樣，他站在父親的身邊，總好比站在凶惡的魔鬼和野獸的身旁邊怕些，不能稍使他有一些活潑和愉快的精神！在家默默的看護着他的妹妹，常常半天不見他的嘴裏說一句話語，臉上露出一些笑影。他有時在他父親出門去之後，也抱了他的妹子走到我們那裏來，但總也照例的不說話語。只默默的坐下了。姑母有時安慰他，叫他快活一些，快快活活的再讀幾年書，出去學了生意便好了；但是『快活』兩字的意義，他是全然不能理解的，他自有知覺以外，也不會有過快活的經驗，他不相信這世界上難道也有他的快活的事嗎？他更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去尋找他的快活來呢！

到了黃昏，阿虎自己靜靜的溫理着書本，或父親教他學打算盤，我在隔房聽到他那寂寞的唸書的聲浪和『的搭的搭』撥着算盤珠的聲音，心裏常常會無端的悲哀起來，覺得世界上再沒有比他更可憐的人兒了。有一晚，我在姑母的房裏和姑母談了一陣話回到自己臥室裏來的時候，不聽見隔房阿虎的唸書或打算盤的聲音，燭火都還沒有熄，我好奇的走到板縫裏張一張，却見阿虎獨自一個人像從前他母親那樣的伏在桌子上輕聲的哭泣呢！

『喂！什麼了？阿虎！還沒有睡嗎？』我用手指在板壁上輕輕的聽了幾聲，這樣的問他道。

『爸爸還不會回來呢！……』他嗚嗚噎噎的回答我，並沒有抬起他的頭來。

『他到那裏去了？什麼時候出去的？』

『吃了中飯出去的，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末你喫夜飯嗎？』

『沒有。……』。

『你的妹妹呢？』

『妹妹，爸爸抱了出去的。……』

慘淡的黃昏，空寂的房間裏，陰暗的燈光之下，孤獨的剩他一人伏在桌子上哭着等他的爸爸回來，世間還有比這更淒涼的情形嗎？我一面擦着眼睛，一面又跑到姑母房裏去，告訴她聽，把本已睡好了的姑母，又重復穿衣下床來，拿了燈火，和我一同轉到阿虎的房裏去。姑母首先勸住了他的哭，替他抹乾了臉上的淚水，叫他一同到我們廚房裏去燉飯

來給他吃，他却說父親知道了，要被責罵的，一定不要吃；而正在這時候，他的父親回來了，一手抱着他妹妹，一手拿了一包糕餅之類的食品回來了，於是我們略和他坐談了一歇，也就回到自己房裏來了。

這時候，前面廳樓上私塾學堂裏教書的那老先生也逝世了，姑母對我說，如果我心裏也高興的話，叫我繼續接腳下去，說我在家一些事不作，去教教幾個孩子，管理管理他們，身體上也比空閒在家裏好些。我覺得姑母的話很是，我自己也覺得太空了，無聊得很，因此就去接辦了這私塾下來，除對於教科方面都改用了新式的教科書外，其他仍舊一如原狀，並沒有更變什麼。阿虎也仍舊繼續來讀。

阿虎在學堂裏，許多孩子之中，讀書要算最勤奮的一人了。我以前

以爲他在家因爲有嚴厲的父親之故，使他活潑不得，到了學堂裏，總得好了些吧？誰知他在學堂的情形還是和在家裏一樣，不見他有一些快活和高興的時候，總是很陰鬱的坐在那裏。我是知道他的情形很深的人，現在又見他讀書很能用心，所以在全學堂十幾個孩子之中，對於他是特別的看法，同樣的教授，對於他也特別的加以認真；我也不用像管束別的孩子那樣管束他，我很放任他，使他有自由意志的餘地，希望他的心裏能夠快活起來，活潑潑地起來；可是完全沒有效驗，無論如何總不能使他的精神有振作的時候，我從不曾看見他有過一回也很高興的隨着別的孩子在一塊兒遊嬉的事情！

他的身體雖在學堂裏，他的靈魂却時時飛到家裏去，唯一足以妨礙他的讀書之心的，便是家裏他妹妹的哭聲了：他一聽得他妹妹的哭聲，

心裏無論怎樣，總不能寧靜了。他想：「妹妹爲什麼哭呢？父親不在家嗎？父親打了她嗎？……」於是他又聯想起他的死了的母親來，他想：「倘母親不死，妹妹也不至於像現在那樣的苦了！……」他一想到此，他的心裏又刀絞一樣的痛楚起來，兩眼望着窗外的青天，要忍也忍不住的落下淚來了。既而他又偷偷的抹乾了淚水，擦一擦眼皮，走到我那裏來對我說道：

「先生！我樓下小便去！」

我雖也明知他是說的謊，他實在並不需要小便；但我也知道他決不像別的孩子推說到樓下小便而實在是去偷開玩耍的，所以也毫不阻難他，等他走下樓梯，我也慢慢的從坐位裏起來，踱到樓梯邊的窗洞裏去望他，他果然並沒有走到廁所裏去，却是躲在天井的牆門邊竊聽他家裏妹妹的

哭聲，不住的抹着眼淚呢！

我和姑母常常談論起他們家裏的情形，都覺得照目下的狀況是無論如何難以持久的。姑母說：最好把阿翠寄出了，父親去尋生意做，阿虎也託人爲他找一行好些的行業給他學，那就好了。但我對於阿虎也就叫他出去學行業這一層，很不以爲然，第一阿虎的年紀還太小，只有十二歲，十二歲的孩子如何叫他能出外到殘酷無情的社會上去獨營生活呢！家裏的父親雖然不好，但父親總是自己的父親，無論如何殘忍，總還是痛癢相關的父親與兒子；其次阿虎實在是一個很有志氣的孩子，只要有人好好的提拔他，前途是很有希望的。但是我雖然如此替他着想，自己却也想不出可以提拔和幫助他的法子來，『愛莫能助』，我對於阿虎確是感着這痛苦了。

忽然有一天的晚上，阿虎的父親獨自一人到我們那裏來，告訴我們說：近來有一個做媒的人，說本地有家人家，中年夫妻，有財無子，久欲物色一個螟蛉養子以續香火，見了阿虎，很是中意；知道阿虎家裏的情形，曉得阿虎是沒有母親了，所以託那做媒的來說，說要阿虎到他們家裏去，做他們的養子。阿虎的父親初也有些不願意，但後來又覺得這倒也是解放他困累的一個辦法，所以終於答應了，過門的日子，也經選好。姑母聽了，也很同情阿虎父親的辦法，說什麼兒子橫豎終究送不掉的，況且阿虎也這樣大了，已經有知覺的人了，雖然姓了別人家的姓，日後也總不會忘記自己親生的父母家的。……

然而我的心裏，對於可憐的阿虎的命運，又感着一種深切而不可言喻的悲哀和不平了！我很想當場把我心裏的一種不平在阿虎的父親我的姑母之前盡量的發洩一下，可是也覺得找不出說話的理由來，而姑母又是那樣熱烈的贊成這主張！

到了次日，我在學堂裏特地問起阿虎，問他自己有沒有知道這回事；自己情願不惜願去。可憐他自己也早已知道了的，一聽我問起，他心上立時苦痛起來，慘然的叫我道：

『先生！……』

這慘痛的叫聲裏，他顯然是含着向我求救的意思，我也情不自制的落下淚來了。我對他說：

『我知道了，你也不必悲傷，我去同你父親說說看。』

於是我心裏的憤慨再也按捺不住了，學堂裏散學之後，我也管不得姑母的不同意與否，我就以是阿虎的先生的資格，逕向阿虎的父親去說話了。我唯一所持的理由是：說阿虎實在是一個極聰明而有志向的人，請他再耐難培養他幾年，就可有出山的希望了；其次我又把父子骨肉分離的悲痛也說了許多，甚至連『如果萬萬沒有辦法的話，那末叫阿虎到我家裏去，由我家裏培養他好了』的話都毫不思考的大胆地說了出來了！但是阿虎的父親却說：

『對於先生愛護阿虎的熱情實在非常感激，只是要請先生原諒的：我也實在是無可奈何的辦法，並非忍心要把他拋棄，父子骨肉分離的悲痛，誠如先生所言。但這樣的世界，像我這樣窮困無告的人，先生！你說有什麼法子可以保持我們父子之間的安樂呢！阿虎這孩子，我現在在

先生面前，憑我的良心說，這孩子確還不是一個討人嫌惡的人，莫說先生，便是別人也都說他是個有志氣的小孩，勸我好生看養他；但不幸的他投生在我這樣窮困的人家，做我這樣的男子的兒子，他的命運實在也真可憐！我非但不能好生看養他，每每爲了無可擺脫的經濟上的壓迫之故，就遷怒到毫無罪過的他的身上，拿他來出氣。有時雖然也在虐待他過之後，心上感到不安，但一想到天底下窮人的兒女總是窮人莫大的累贅，覺得自身之所以弄到這樣困苦的地步，一半雖由自己的命運，一半却是爲了他們，於是對他也就不能體諒了！可憐他自出世到今日，跟着我這十二年之中，在我的無理的淫威之下養育大來，漸漸把他的天真也完全泯滅了去，變作現在那樣毫無生氣的呆子一樣的人。這自然都是我的罪過；所以現在有這一個機緣，一方面果然是由於我的不得已，一方

面却也有一些是我的良心的驅使，良心覺得阿虎離開了我，到了別人家，無論什麼，總比較幸福安樂。在我自己，也得脫去一種牽負可以輕輕鬆鬆安心的出去了！……」

我本是一個容易被感情包圍的人，聽了阿虎的父親這一段從良心上激發出來的悲痛的說話之後，把我剛才對於他的一股憤慨之氣，完全輕烟般的飛去了！心裏雖然還在轉着：『但是，這樣總未免使阿虎太難堪了』的念頭，却是苦于再也沒有勇氣和理由可向他說話，要求他取消這辦法了。

阿虎每天還依舊到我那裏來上學，但書本對於他，已經發生不出興趣來了。他不復像從前那樣的勤奮用心了，呆呆的坐在位子裏，眼睛看着書本上的時候很少，常常仰望着窗外碧藍的天空，默然沉思着半天也

不低下頭來。他想起不久就要離別他的父親妹妹到一家陌生人家去，他覺得父親待他雖然很嚴厲，但總有些離他不開，尤其是妹妹！……他有時精神思想得疲倦起來了，於是他便伏在桌子上打起瞌睡來，他在瞌睡的夢魂裏，常常看見他母親，有一次，他抱住了他的母親哭着說道：

「呀！媽！你回來了嗎？……」

「兒呀！媽回來了！媽因為知道你父親要拋棄你，所以媽回來保護你的。」

「媽！你以後再不到別的地方去了嗎？……」

「媽以後再不到別的地方去了，媽從此永遠的保護你了。」

「唉！媽呀！……」

他正想將他心懷中的苦處告訴他母親的時候，忽然一種聲音把他驚

醒了，他醒來不見了母親，於是又伏着偷偷的哭起來了。

可憐的阿虎，他不但對於自己的父親，妹子感到將和他們離別的悲傷，便是對於我，對於我的學堂，也同樣的懷着不忍離去的憂愁。有一次，他忽然問我道：

「先生，我到了那邊，不曉得讀書的學堂也換不換過？」

「恐怕也要換過的吧？那邊附近也總有學堂的吧？」

「我假使仍舊要到這裏來讀，你看可以的嗎？」

「那要看那方面的家裏肯不肯答應了！」

「先生，你可以去同我對父親說，說我仍舊要到這裏來讀書嗎？」

「對誰說？」

「我的父親。」

『現在家裏的父親嗎？』

『是的。』

『那裏可能呢？到了那時候，你現在家裏的父親對於你是不能作主了，一切都要聽從那邊家裏的吩咐了呢！』

我無意的這樣回答了他，却想不到他聽了又會好端端的流出淚來的！

五

阿虎過門去的日子終於到了！那做媒的，傍晚已來通知過，說明天上午就來領他過去。這晚上，阿虎的父親同了阿虎來到我們那裏，似乎是來同阿虎向我們辭別的意思。可憐臉上的淚痕還未抹乾的阿虎，一到我們那裏，見了我和姑母，又立時哭起來了！他的父親，在這時候，也

彷彿大有些『事已如此，追悔莫及』了的苦痛，說話之中，只是一味的怪怨着阿虎的母親，却說是因爲阿虎的母親死了，才無可奈何到這地步的！……

次日，那做媒的一早就來了，手裏拿了一個包袱，包袱裏是那邊家裏做的叫阿虎穿了過門去的新衣：淡綠色綢袍一件，黑緞馬褂一件，紅結黑緞帽子一頂，黑緞皮底鞋一雙；我姑母見了，不知她有意說這些話來誘惑阿虎的呢，還是真真羨慕之故？她愕然說道：

『噢！多漂亮呀！足見有錢人家，虎官真真福氣呢！……』

可是，姑母這些話，如果是說來誘惑阿虎，要使阿虎的心裏高興起來的呢，這卻完全失了効力了！阿虎見了這些衣服，聽了我姑母的這些話語之後，非但不能使他的心裏高興，反而惹起他人所意想不到的他的悲哀

來！阿虎想：自己的母親死去還不多幾時，自己正還穿着母親的孝服，而這些衣裳，尤其是這個鮮紅的帽結子！……他想穿母親的孝是對於母親唯一的紀念了，現在連這一點都不准他紀念他的母親，他不禁又想起他的母親而悲痛起來了！他哭着不要穿這些衣，即又不說出爲什麼不要穿這些衣的理由來！

可憐的阿虎，終於被我姑母和做媒的把他捉住了，將這些衣服穿在他身上了！接着做媒的說，時候不早了，於是阿虎再也沒有掙扎的餘地了，他哽噎着被媒人領出去的時候，我和姑母都含淚送他到門口，當他跨出房門，又突然掉轉他那哭喪着的臉孔向着房裏像軟倒似的躺坐在那裏呆呆發怔的他的父親說：

『爸爸！你幾時來看我呢？……爸爸！你常常要來看我的呀！……』

可是他的爸爸彷彿沒有看見和聽見一樣，仍舊一動不動的躺坐在那裏，
| 慄也不慄阿虎一慄，回話也不給阿虎一聲，只是發着呆！

六

自此，阿虎的父親完全變了模樣了，那種可怕的頹喪不振的神情，
較之初死妻的時候還要厲害；家裏也不能住，每天總一早的就抱了阿翠
出門去，也不知道到什麼地方，一直到了夜晚才回來；對於我們，連相
見招呼的勇氣都提不起來，默默的出去，默默的回來，我們也彷彿從不
聽見過他的一些聲息似的。這樣的過了十餘日，有一次他忽然抱了阿翠
正正經經的到我們那裏來，告訴我們說：他現在要到A地去找尋一位朋
友，託謀生意來做了，因此將房租退還了我們。那阿翠說也已經說妥寄

養在另一分人家了，每月幫貼兩斗米錢。……姑母聽了，十分同情的回答他說：『那是很好的。房租退了也好。阿翠却不必寄養到另外人家去，就讓她留在我家裏罷，我也不要你的幫貼。你自己安心出去，一旦找到了生意，如果要帶她出去，那末可再回來帶她出去；倘若不使，也仍舊可讓她在我家裏也不妨。就是你自己也可常到我家裏來轉落轉落，仍舊像回到自己的家裏一樣好了。……』但是，阿虎的父親似乎很難過的說：『現在和那面的人家已經說妥，不必煩勞，同住的幾年之中，已經熬擾過不少的事了。』於是姑母也就不加勉強；姑母很疑心他恐怕把阿翠也押賣掉了！

他臨去的時候，把家裏所剩的一些可以變賣的器具都變賣掉了，餘下的一隻破床，一隻破棹，以及幾條破檯，說仍舊寄在姑母家裡，姑母

也答應了。……

阿虎的父親出去了，又是十多天的一日午後，阿虎一個人悄悄的來了。那時候，姑母在房裏沒有聽見他。他進來之後，推開他們住過的房門，他不覺怔了怔。看看裏面是空空然了，桌子，椅子雖還有一些在那裏，但桌子上一些東西也不放，床上的帳子也沒有了，被褥也沒有了，窗子也都關的緊緊的，黯黑得可怕。他一面心裏想着難道走錯了嗎？一面卻還向着這空虛而黯黑的房裏好像哭聲一樣的叫道：

「爸爸！……爸爸！……」

我姑母聽得了，即忙出來招呼他，携他一同到姑母房裏，騙他說：他的父親到五地做生去了，妹妹也帶了去的。姑母問他在那邊家裏他

們待他好不好；他心裏快活不快活。他却一句說話也不肯說出來，只是怪可憐的要哭出來的樣子。他問我姑母：到A地有多少路？如何去法的？要多少時候可到？他似乎想也去。姑母故意的說道：『很遠很遠，要幾天功夫才到得來呢！』於是他不由得心裏一陣酸苦，哭起來了。

一小時過去了，二小時三小時也過去了，阿虎却還沒有想回去的意思，姑母想催他也覺得有些不忍；直到將傍晚的時候，忽聽得外面有一個婦人的聲音叫着一個我們從來不曾聽得過的人的名字，姑母詫異的出去看時，才知道正是阿虎那邊家裏差來尋阿虎的女傭人；於是姑母對她說阿虎在我們房裏，請她也到我們房裏去坐坐。那女傭人：中等身材，兩頰凹進，說話不動眉目，年紀三十多歲，一看就可知道是個俗不可耐，勢利刻薄的婦人；她走進房來，一見阿虎，就刻毒似的對他說道：

「唉！你到底要累人累到如何地步爲止呢！」

姑母請她坐下，問道：「什麼事呀？」她氣急氣喘的說：

「這樣小小的年紀，性子就倔強固執到這個樣子，真是世界上少有的！他爸爸媽媽，本來是如何的喜歡他，喜歡他所以要他進來，豈知他自進來之後，從不曾見他有過一天的好面孔！起初總當他初來還陌生之故，慢慢地總會改過的，不去介意他；豈知直到現在，一個月了，不但見不改過來，倒反越弄越壞了！他爸爸媽媽好好吩咐他的話，只當風吹過，幾時肯依頭依腦的聽了一句！也從不曾聽見他親親熱熱的叫了他們一聲爸爸媽媽！你心裏有什麼不開心，那末你說呢，又不肯開一聲口的！害得他爸爸媽媽當初一場高興，到現在百般的悔心！今天也是爲了早晨大家吃粥的時候，他媽媽叫他吃快些，數說了他幾句，他就賭着氣粥

也不吃完，掬着嘴出去了；家裏總道他到學堂裏去的，所以也隨便他。可是到了吃中飯的時候，音遙遙也不見他回來吃，差我到學堂裏去問，學堂裏的先生回說今天他沒有去；於是我又東尋西尋，王家裏也去過，沈家裏也去過，城隍廟裏也尋，李家白場上也走到，團團尋到也尋不着他！後來想：難道他會到這裏來的嗎？偶然走來叫叫着，倒果然在這裏呢！……這樣的性子，也是自己吃虧。你還有什麼不滿足呢？上萬銀子的家財，叫你來享福，却要活強強顛自作孽，我爲了他，也不知受了多少閒氣了！就像今天，一脚盆的衣裳浸在那裏，要洗也洗不成了！……」

我姑母一面聽着，一面傷心的流着眼淚。那女傭人說好之後，姑母隨卽問道：

『你位媽媽尊姓？』

『我是姓李！』

『哦！李家媽媽，你的說話也不錯，只是，李家媽媽！你也總要看他年紀還小，他到你們家裏也還不過一個月光景，總還有些生，李家媽媽！這孩子實在也是可憐不過的，自己親生的媽媽丟了他，爸爸現在又把他送掉；孩子聰明是聰明，志氣也有，就只性子固執一些，但也不要緊，住久了熟了之後，總不會像現在那樣的，他在自己爹媽身邊是很依順的。現在你好好的領他回去，轉言他爸爸媽媽，叫他們也不必起悔心；今天的事，也饒了他是初次，不要去責罰他了。李家媽媽，你平日在家裏，也請你格外照應照應他，他不懂的地方，你教教他，可憐他年紀總還小，不懂事務。……』

『我是，真真！你問問他自己看，我是樣樣式式總告訴他對他說，

阿 虎

叫他不要笨，爸爸媽媽多叫叫，他却那裏肯聽，還反而恨我呢！今天這樣的脾氣，回去又免不了要惹他們發火了，如果曉得是在這裏，更要使他們氣煞了！……」

「那末李家媽媽，既然如此，你回去也就不要說出在這裏尋到他，隨便亂說一句罷！」姑母說着，又轉轉頭去一把眼淚，一把鼻涕的向着阿虎說：「虎官！你以後也千萬不要再這樣了，你是很聰明的，你就放棄些，聽聽他們，叫叫他們，你總要回到自家的苦處，媽媽丟了你，爸爸又顧不得你……你快些放聰明來……你沒有吃中飯，爲什麼不說呢？現在肚裏餓嗎？我去弄些點心來你吃了好好的同李家媽媽回去好嗎？」

「不……肚裏不餓，我……我不要回去！……」阿虎啼哭着說。

「唉！說不得的，你什麼好不回去呢？」姑母一面說着，一面替他

揩眼淚。……

夕陽西墜，阿虎終於跟那女傭人回去了。自此以後，至今好好幾個月，他沒有到我那裏來了。他父親的下落，也毫無音訊。……

續 35

一個青年

一

「……我的朋友O君久沒消息，現在已輾轉在一位湖南的舊友處得
到了他的確訊。你大概也很喜歡聽吧？我想把他的故事告訴你聽聽。」
有一次，我去看我的朋友黃蕙之君的時候，他這樣的告訴我說。

『我十五年三月，因為應一個朋友的函招，動身到廣州去幫他辦理一個新創的B公司。到了上海爲想節省一些銀錢起見，搭了一隻票價比較便宜的俗稱野雞班的輪船。我買的本是一張統艙票，但落船一看，沒有鋪位，又沒有招呼的茶房，旁邊又堆滿了貨包，那時候到廣州去的客人，又特別的擠，好多客人都只睡在貨包上，等到我去的時候，便連貨包上的空位也沒有了。我急了，跑去和買票的公司裏去辦交涉。結果，他們勸我再多出三塊錢，同船上的水手們買一個鋪位；我沒法，就同船上的水手買了一個鋪位。』

『氣候雖還是陽歷三月初的天氣，可是一間小而暗黑的房間裏，擠

了四個鋪位，不通空氣，又是靠近機器間，悶熱得比在暑天裏更難堪些。出門睡不着，本是我的習慣，再加上這無可抵禦的悶熱，晚上自然格外的難以睡覺了。於是我便常常披了一件棉袍，踱到甲板上來，吹吹風，呼吸呼吸新鮮的空氣，每夜總到了很夜深纔回到房間裏。

『有一次的晚上，也已很夜深了，我還獨自在甲板上正很出神的憑欄望着船頭上的水浪和白沫的時候，忽然聽得旁邊有人問我道：

『「密司脫！貴姓？」

『我掉轉頭來一看，是一位年約二十左右，身材同我差不多高低的青年。他穿着一件灰色的長袍，梳着西式的頭髮，在月光裏看去，他的面孔笑眯眯地覺得和善可愛得很。

『「哦，黃。您先生尊姓？」

「C！密司脫黃不是湖南籍吧？今天日裏看見你時，你先生的面貌似乎很熟，在什麼地方見過似的；但聽先生的口音，知道不是湖南人。」

「是的，不是湖南人，是江蘇籍，不過也曾經到過長沙，在長沙唸過書的，那是已經很早了。先生是湖南那一縣？」

「是湘陰，一向也是在省裏唸書的。不知密司脫黃幾時到過我們湖南，在什麼學校裏唸書的？貴省的教育不是很發達的嗎？」

「那是因為有位朋友在那裏，是朋友教我去的，就是南城外書院坪的F學校，距今已有五年工夫了。」

「哦，是了！怪不得面貌很熟，原來我在省裏唸書的學校，正是F學校背後的那妙高峯中學！那我們自然常見熟了！」他說時的態

度，覺得特別的高興起來了。

「長沙對於我，尤其是F學校，牠在我一生活的轉變上，有種很密切的關係，我是很感激牠的，常常在紀念起牠，現在碰到C君，提起F學校，不覺又深切的引起我一種懷舊憶往的情緒來。」

「哦，那是在F學校唸書的時候，到了傍晚，常常和同學們到妙高峯上去玩，常常經過你們的校門的。我到你們校裏也來過好幾次，可惜當時大家都不會認識，沒有注意到。」

三

「那晚上，我和C君談得很高興，投機。他告訴我許多關於F學校以及長沙的情形。說F學校現在遠不如從前，過去的那種熱烈的提倡新

文化運動的精神，到了現在，都已衰落得不能再見了。又說長沙的街道比先前放濶了許多，也有幾條馬路建築起來了，南門正街八角亭一帶添了好些高大的洋房，市面比往前熱鬧了不少。……我們差不多一直談到天亮。問他有沒有同伴的人，他說也只是自己一個單身；問他到廣州去幹什麼的，他望一望旁邊沒有人，纔輕輕地告訴我，不是到廣州的，是到黃埔軍官學校去找一個熟人。

『我問他到這裏，也就不敢再問下去了，知道他大約總是國民黨一類的人物吧？因為那時候，正是奉軍的大刀隊在上海馬路上大殺其國民黨的時候，談到國民黨三字，正如現在的談到共產黨一樣的危險！』

『他的舖位是在統艙靠近門口的地方，雖然很髒，但空氣比我那間小房子裏好得多，並且也吹得着風。所以我們除了吃飯的時候，暫時分

開一歌之外，兩人總是常常在一塊兒，不是甲板上，便是他的舖位上。他會唱歌，吹口琴。

「有時我們也略略談起些關於革命，政治的話來。我纔知道他並非是國民黨裏的人，對於革命政治這些事，他是很少興趣，而是一位熱心愛好文藝的青年。他從行李中取出他的作品稿子來給我看，要我批評，愛碰着我，是外行不懂的人，只瞎稱他一陣「好的，做得很好！」而讀了他的文章，確可見得他是一個非常富於熱情的青年。」

四

「第四日，船已進入廣州地界，在甲板上，遠遠地望見虎門要塞高升着的青天白日旗時，我的心裏也不知什麼緣故，也覺得有種特別的興

奮！許多的青年，可憐他們本來在統艙裏是話也不敢多說的，吃吃飯受茶房的侮辱，到樓上大菜間旁邊走走，惹起洋人闊老的輕視；而到了這時候，——望見了青天白日旗的時候，他們都一齊擁到甲板上來：發狂一樣的叫，跳，拍手，喊口號，唱革命歌；那種活躍的，興高采烈的氣焰，真是令人驚倒！就是欺侮他們的茶房，洋人，闊老，見了也覺得有些怕起來的樣子！叫，跳，拍手，喊口號，唱革命歌，這樣亂了一陣之後，接着又大家招呼起來，詢問起來了：「密司脫，你是考軍校的嗎？」「是的，你呢？」「我也是。」「密司脫，你是到什麼地方的？」「我是去考農民運動講習所的。……」於是，志同道合，大家就立刻親熱起來，彼此稱呼起同志來了。

『船到黃埔，因為卸貨的關係，須要耽擱一天再開到廣州；而性急

的旅客們，紛紛都換乘小火輪當天趕到廣州去了。我呢，本來也想搭小火輪當日到廣州去，因為C君他要我陪他上岸到軍校去找那M教官，故此就在黃埔歇了夜。

『黃埔也有一些小市面，軍官學校雖然上岸就是，但東一些房子，西一些茅屋，裏面地方很多，我們又不曉得正門是在那裏，從那裏進去好？東詢西問，好不容易才到了裏面，找到了M教官的住處。』

『「請在這裏坐一坐，我去報告！」一個也是湖南口音的勤務兵領我們到會客廳裏這樣對我們說。但不多一歇，他又來回報我們道：

『「請等下子，M教官上課去了！」』

『於是，我們很無聊的在會客廳裏踱來踱去，看看壁上掛着的許多照片，約莫等了半點鐘光景，M教官才出來了：M教官，他雖然也背着

皮帶，縛着綁腿，完全是個軍人的打扮；但人極清秀，年紀大約三十七
右，戴一付金邊白片的近光眼鏡，態度也很溫文。

「噢！你來了？……」M教官見了C君似乎很出奇的對他這樣
說，接着又指着我問C君道：

「這位是？……」

「這位是密司脫黃，我們同船來的。他是江蘇人，到廣州經商去
的。」C君就這樣的把我介紹了一下之後，回頭也對我說：

「這位就是M先生！」

「是，是！……」我微微點着頭答應說。

「請到房間裏去坐罷！」M教官說着領我們到他的房間裏去了。

「那是一間洋樓，據說以前是海關的房子，所以很漂亮，望出去的

風景也好。

「長沙是一個人動身的？」我們坐下之後，M教官問C君道。

「一個人動身的……」C君此時的臉色大不可了，眼睛裏有些潤溼起來了的樣子。

「你哥哥仍舊在長沙？爲什麼倒不同你一塊兒來？我寫了兩封信去要他來，回信也沒有，想是那裏工作忙，離不開？」M教官慢慢的問着C君。

「……」C君只是淌着淚，說不出話來了。

「M教官真是莫明其妙。然而我是已經知道了的。C君的哥哥已經死了，我很想湊上去對M教官說一聲：「他哥哥已經死了」的話，卻不知什麼緣故，終於沒有開口。」

「什麼事故哩？有什麼話，儘對我說好了。」M教官很溫和的帶着安慰的口氣對C君說道。

「然而C君哭着仍舊沒有說話，慢慢的打開那隻手提箱，從藏得很秘密的一條夾褲的腰布裏取出兩封信來遞給M教官，我也挨過去看了。

第一封信是：

「三弟手足：前晚十時，突來軍警數人，誣我侮辱政府，

宣傳亦化，已被捉來這裏；但搜查證據，一無所得，故大

致不日就可出來。望你得訊之後，千萬不可着急；我在此

一切安適，並不吃苦，亦萬望放心勿念，至盼至要！……」

「M教官看好第一封信，嘴裏自言自語的說道：「我知道他在長沙是站不住了，叫他來，來，他卻不來！」說着，他又接着第二封：

「親愛的三弟：自被捕後，昨天始審問過一次，審問的結果，並未判罪，豈知今日突接司令部以我是亂黨首魁，着即槍斃的命令，我此刻就要綁到刑場上去了。弟弟！人生百年，終得一死，死本有什麼可畏呢？我這樣的死，而且死得好，死得很光榮的，望你明此大義，萬不可爲我悲傷！我學校裏還有兩個月的欠薪沒有拿，你可即去領來。你此後不要再在長沙，你可動身到M先生處。他是我一生最好的朋友，他就是我，我就是他，你到他那裏去，他會同我一樣的待你，照顧你，你無論什麼事，什麼問題，都可告訴他，同他商量。你做人太富情感，你今後處世，要着重理智化，革命化，方是一個時代的青年！勇敢些！弟

弟呀！去罷！望着進步的光明的路上去罷！……」

「這兩封信，到如今我這很好的代他藏起來，因為他的那隻手提箱是寄在我這裏，這兩封信也在裏面，我往常一想起他來的時候，便常常取出來看看，看得爛熟了，……」

黃君說到這裏，停了好一歇，才又繼續說下去：

「我那天就在M教官那裏吃了夜飯；但三個人的心裏都充滿了悲哀，也吃不落什麼飯了。看看天色黑下來了，我就告辭上船去。M教官恐我不認識路，差了他的那個勤務兵送我下去，O君也跟了來。我和O君雖然那時還只初次的朋友，但兩人都覺得有種深刻的情深深地附在各人的心靈上了！分別的時候覺得有些說不出的難過。」

『到廣州，找到我那朋友新創的那公司之後，我的朋友就派我在他的公司裏幫他寫賬。那公司是在一條不很熱鬧的馬路上，規模很小，又因為尙是初創，一切都還零亂無次。我在那裏，除開創辦這公司的朋友之外，就沒有一個熟識的人了；而那朋友又是常常不在公司裏的。事情雖不忙，卻又走不開身，終日悶悶的坐在那裏，覺得說不出的無聊寂寞！有一次，C君來信說：「那末到黃埔來玩玩好嗎？」我很想去，但又不曾去。

『C君有一次又來一信，說有個爲難的問題，要同我商量解決，徵求我的意見。那問題是：他自己本想進中山大學文科，M教官則勸他考

考黃埔軍官學校看；他怕身體不好，吃不起苦，一方面對於政治又總感不到興趣，所以不想考；而又說：想起他哥哥的死，哥哥的遺言，卻又
想考。難決得很。

「我對於革命，對於政治，本是一個一懂也不懂的人；但腦膜上似乎有着：「革命是好的」這個覺得，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辛亥革命，不都是很光榮的載在歷史上，人人稱是，個個道好嗎？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又豈不是人人都喊要打倒嗎？我就憑着這個直覺的淺薄的意思，也勸他考軍官學校。我說：「身體不好，正可在艱苦的生活中慢慢地鍛鍊好起來；至於興趣，那自然哩，不幹有什麼興趣可說呢？幹起來興趣自會來了。」結果，他倒很相信我的話，他就決定考黃埔軍官學校了。

「那時候，正值黃埔軍官學校第五期招生之際，遠道來投考的青年真是人山人海，充滿了廣州省會！旅館，寄宿舍，都有人滿之患！〇君也於這時候到了廣州，住在我的寓裏。

「他是因為有王教官和他設法，得到特別考試的資格，所以很容易的就考取了。但他既經考取之後，心裏卻又有些躊躇不安起來。當他第一次領到入伍生的服裝穿了來見我的時候，說道：「看呀！完全是個丘八了！」看他說這句話的表情，臉上雖然帶着微笑；而這微笑的骨子裏是實在含着一種說不出的愁苦！他又說：「什麼好呢？黃！我雖然考是考取了，但總怕過不慣呀！……在那裏又都是陌生人，一個熟的人也沒有的！……」——「你爲什麼又這樣顧慮起來了呢？不慣，沒有過過，起初自然總有些不慣的，過久了，就會慣起來了；陌生人，那更不成問題，

慢慢地當然也會熟識起來。」我這樣對他說，可是他彷彿沒有聽見一樣，心裏總覺得非常不快活的樣子。

「他們因為還不會正式編成隊伍，暫時駐紮在附近長堤的一所古廟裏，離我住的地方很近，他一有機會，就跑到我這裏來。有一次，他忽然手裏提了那隻手提箱來了，說今天是放假，因為明天就要開到燕塘去了，那隻箱子寄存在我處，說裏面有些衣服我好穿的就送給我穿，幾本書也都送了我。我那天也爲了他請了一日假，陪他出去玩，請他在館子裏吃了一頓飯，晚上又陪他到大新公司的游藝場去看電影，看廣東戲。

「說到這裏，又記起一件好笑的事來了：那晚上的電影的片子，是什麼名字，現在雖記不清了，但不是外國的而是中國的武俠片，卻還沒有忘記。在看電影的時候，我常常很高興的這呀那呀的和他談天，他卻

老是不很高興說話；我偷眼仔細看一看他的臉上時，電影場的光線雖很暗淡，卻尚能清楚地看見他的眼眶裏飽含着淚水！「怪了！這是什麼道理呢？片子裏的情節，又毫無有一些悲苦的地方，都是些練武打架使人看了很爽快的事情。……」我很奇異的這樣想。

「『C！你看這片子還好看嗎？』我問他。

「『還好。黃呀，你看這片子裏的一座山，有些像長沙的嶽麓山嗎？我看真像極了，也有一個亭子。……』」

「我這才明白他了！原來他的心並沒有在影戲場上看影戲；他的心是在長沙，在想念他的故鄉！

「『這片子不好看，我們出去去看廣東戲去！』我說。其實我是說的謊，我是很愛看武俠片的。

於是我們來到廣東戲劇場上來了。廣東戲裏的一面大鑼，在我們外江人的耳朵裏是本來不很聽得慣的，然而望到臺上一個一身穿白，面貌標緻，身體纖弱的女藝員，正捧着一塊牌位哀哀的唱着哭調，也就把我們的脚跟吸引住了。但不久我又想着，想着這種看了使人心裏不快活的戲，C君是看不得的，於是，我又推說看不懂，沒有味兒，就和他走出，回到我的寓裏來了。

「那夜裏，他就睡在我處，在被頭裏和我談得很夜深；他也希望我考黃埔軍官學校，他說：

「黃！你也考軍官學校看好嗎？現在還只第一次考好，還有好幾次的考期呢；假使你也入了這學校，那我們在一塊兒，幾好呢？」

「好是好，不過你看那投考的人如此之多，聽說大學畢業，留學

生都有許多，我是沒有學問的，革命，政治又都不懂，那裏能考呢？」
我說。

「那我還不是和你一樣！」

「你是因為有M教官幫你的忙哩。」

「那我也寫封信給M教官，也叫他幫你的忙，好不好？黃呀，你真的一定也考軍官學校好嗎？我和你實在有些離不開似的！……」

「他那時是何等熱烈的也希望我考軍官學校，我卻始終沒有聽他去考。然而也幸虧沒有去考！」

「他第二天一早就回去了。他告訴我他們開拔的時間是在正午十二點鐘，我約他到十一點鐘去送他的行。」

「我十一點鐘到他那裏去的時候，他早就在大門口等着我了。他一

一切都已預備好：穿一套第二次發出來的新的灰色的軍服，戴一頂俄國式軟邊軍帽，腿上綁着新的綁腿布，脚上一雙布筋鞋，措着一條軍用黑色的毯子，腰裏掛一個軍用熱水瓶。

「好雄壯呀！」我見了他很高興的這樣對他說。

「好罷！莫取笑了，是一個丘八呢！」

「我看看時間還早，我就邀他到附近一個茶樓上去吃茶，吃點心。他這時候，又對我說了好幾次的什麼沒有興趣呀，過不慣呀，心裏苦惱呀，頂好仍舊回到長沙去呀……種種不快活的懊悔的說話。

「不久，「達底……達底……」聽得歸隊的喇叭聲了，O君很慌急的戴了帽子，措上毯子，匆匆忙忙和我走出茶樓。回到集隊的操場上時，隊伍差不多已經排齊了；他急得甚麼似的，急忙緊緊的拉了一拉我

的手，說聲：「再會，黃！」就慌慌張張的歸隊去了。

「站在他們隊伍前面的一位少年軍官，一番熱烈的訓話之後，隊伍就跟着前面的喇叭聲，很整齊的走出操場來了。這時我還夾在一些羣衆裏面看着他們，望着跟着他們一步一步走出去的G君的背影，不知什麼，心裏忽然覺得有些悲涼起來！」

六

「我是何等的矛盾呢？當沒有和他分別之前，在他面前是總全憑着理智去勸他；而一經和他分別之後，卻又深深地失悔起來，覺得像他那樣的人，硬要使他去革命，實在有些殘忍相！這失悔，廻繞在我的腦膜上，常常使我很苦惱，很不開心，彷彿同犯了一種什麼罪似的！」

『他自到燕塘以後，除當初和我通了兩三封信以外，以後就消息隔絕了，直至歇了兩個多月以後，一天，他忽然又來廣州了。這時候，我正低着頭在公司裏的賬臺上寫賬，忽然聽得：

『喂，黃！……』

『有人叫我的聲音，我抬頭一看，原來是他！但是我幾乎有些不認得他了，他全然不是兩個多月以前的模樣了！第一是面孔黑得好比上了一層漆，留着的西式的頭髮，也已變了光光的了；衣服雖還是一套灰色的軍服，可是骯髒得不成樣子，走近我身時，發出一種汗臭的氣息來。其次，態度方面，也全然換了樣子，比以前活潑了許多了。

『噢！O！什麼時候到的？』

『我急忙丟下筆，出來和他拉手，請他坐下，倒一盆冷水給他洗

臉。他一面洗着臉，一面對我說：

「好久不寫信給你，對不起得很！近來工作很忙。」

「我也沒有寫信來呢，請原諒！近來忙些什麼工作？」

「一天六個鐘頭操，又要聽講，又要放步哨，又要打土匪，你着忙不！」他微笑着說。

「你吃得下嗎？慣了嗎？今天是來幹什麼的？」

「因為我們的一部分又要調到沙河去了，經過這裏休息兩小時，特地跑來看你的。在那裏慣不慣嗎？慣了，完全慣了！非但慣了，並且還覺得很高興了呢！這裏的幾本小冊子送給你，請你看看。黃！我近來很看了些關於政治的革命的書了，思想上得到不少的進益呢！同時，在那裏又認識了好幾位很好的很努力的同學，指導我，感化我的地方也很

多，所以我現在對於政治，對於革命，都覺得很有興味了！」

「那就好了，希望你能够如此呢！那裏有多少同學？」

「一共七八百人，可是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也占了一大半！」

「他居然也曉得起什麼革命與反革命來了，僅僅兩個多月不見，竟想不到他的思想也會轉變得如此之快的！」

「他到了沙河，因為離廣州不遠，星期日他可以到廣州來，我也到過他那裏兩次。那裏離廣州約莫十里左右的路，通馬路，費兩毫子坐公共汽車，只幾分鐘就到了。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也就在沙河到廣州的中途，地方風景甚好，也有一些小小的店市，約莫數十來家，都是些茶店，酒店，點心店之類；廣東有名的河粉，就是出產在這裏的。」

「他在沙河，他自己說比在燕塘時更有精神了，對於革命的信心和

興趣，益發堅固和濃厚了。廣州每逢一次革命的紀念節，盛大的民衆運動，他總不怕烈日，不避風雨，出來宣傳，滿街演講，講到喉嚨喊破為止。他從此再也不和我講什麼消極不振作的話了，講的都是偏於革命一面的事，他對於人的好壞的批評，也只有他是革命的，他是反革命的兩種！他深深地以我的不革命爲虛，常常罵我。他那時所最深惡痛絕的是文藝和文藝家；有一次他在我寓裏和我談天，他忽然看見我的桌子上有幾本關於文藝的書本，他就包了包預備要拿去的樣子。我問他道：

「什麼？你要拿去嗎？有幾本我還不會看完呢。」

「我拿去看？我還要看看這些鳥書！我要拿了丟到廁所裏去！」他很嚴厲的這樣對我說。

「這是什麼意思呢？有幾本不還是你自己送給我的嗎？你不是說

很好的，叫我看嗎？……」

「所以我現在越發要把牠丟到廁所裏去！我的腦子，我的思想，我若不曾受過這些烏書的毒，我早就跟着我哥哥革命了！我幾年以來，我的腦子，我的思想皆爲熏染了這些烏書裏的什麼悲哀呀，苦惱呀，人生沒有意義呀，哭呀，死呀的毒，把我本來很活潑的一個青年，弄成半死半活，不像一個人樣子！到如今我才如夢初覺，如醉方醒了過來！我自己受這些毒已受得幾乎鑽頭不出，我不願你也蹈我的覆轍！文藝這東西，根本上是反革命的！至少是不革命！而不革命也就是反革命！」

「那你也未免言之過火了，文藝不是與革命有密切的關係的嗎？大家都說，俄國的革命是與俄國的文藝有很大的關係和應響的。」

「這是完全是那些自詡爲文藝家的人想要維持他尊貴的文藝家的

地位之故，才苦心捏造出這些自欺欺人的說話來，驅騙人的！人家都這樣說，這樣相信，我偏不肯這樣說，這樣相信！試問世界上那一位文藝家真真的丟掉了他那尊貴的文藝家的地位起來革了命？他們是永遠站在革命的後面，貪生怕死的躲開着，最上流一些的也至多不過寫一些『奴們，你們苦呀！』的空洞不切實際的文章！下流的更不要說，他們是簡直反對革命，譏諷革命！試問俄國偉大的列寧，他是詩人還是小說家？百萬紅軍之中，誰是出身詩人，小說家的？」

「那倒也不是這麼講的，文藝家他把社會上種種黑暗，種種不平描寫了出來，同情這些被凌辱的奴隸們，代他們吶喊，鼓動他們反抗的情緒，不就是和革命很有關係了嗎？」

「那是笑話！淺陋之極的！果然，他們有時也高興起來，代着奴

隸們吶喊吶喊，但試問光是做做文章吶喊吶喊有什麼用處嗎？屁的用處也沒有！因為奴隸們是沒有他們那樣有福，能夠讀書受教育，奴隸們是胸無點墨，一字不識，更沒有能力去賞識他們這些大文豪大藝術家的偉大作品了！奴隸們是全靠這些熱血沸騰的革命家，深入到他們的羣衆隊伍裏去講給他們聽，告訴他們的苦處，領導他們起來作奮鬥反抗的行動呀！這些文藝家，遠遠地高高地躲在藝術之宮中，吶喊吶喊，有什麼用處？革命是全靠實行，實際行動！」

「是的，你的話不錯呀，革命全靠實行，實際行動，那末外國不要說，就是目前的中國，現在不是有好幾位很有名的文藝家跑來這裏參加實際的革命工作了嗎？那裏可說凡是文藝家都不過是躲在藝術之宮中，吶喊吶喊而已呢！」

「這嗎？我告訴你罷！原來文藝家究竟不是一般普通人，他們很聰明，他們的聰明確是有天才的！他們知道吳佩孚，孫傳芳等封建軍閥，到了現在，倒是必然的趨勢了，他們又看準繼吳佩孚，孫傳芳等封建軍閥起來的必是國民政府，國民黨也不成問題了，於是他們未雨綢繆，乖乖的跑到廣東來了，說來革命了！你想以革命空氣還很沉寂的時候，國民政府的地位還沒有現在那樣穩固時，你也請得到他們嗎？他們也在談革命嗎？他們是在爲藝術而藝術呢！革命是很吃苦的，而他們現在住的最高大洋樓，吃的是中西大菜，做的是什麼長，什麼委員，你說他們也在那裏革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了！」

「照你這樣的說法，那末文藝與文藝家不是根本要不得了嗎！」
我也有些生氣了！

「在革命的時代，文藝與文藝家可以說根本不必要，可也並非說根本要不得，文藝與文藝家也有牠要得的地方。在什麼地方呢？在我們把帝國主義，軍閥，土豪，劣紳，資本家，所有一切反革命的勢力完全打倒之後，革命事業告了一個相當的段落和成功，那時候我們辛苦極了，疲倦極了，要預備休息一下子了，於是我們也希望這些大文豪大藝術家出來來做一些甜美的詩呀，小說呀給我們看看，消遣消遣，倒也很需要！因為在我看來，文藝這東西，牠根本上的效用就在這裏，就在這一點！牠除開供給人們欣賞和消遣之外，我簡直想不出牠還有別的用處！至於文藝家，他在革命的時代，若要談革命，必須先把他那種強的浪漫的自命不凡的劣根性根本除掉，個人主義的情緒革命化起來，羣衆化起來，要把他們只愛自己只愛女人的愛擴張開來，分一部分也去愛愛

世界上那些被壓迫的可憐的奴隸們；要把他們只爲自己只爲女人而流的眼淚擴張開來，分一部分也去向着那些世界上被壓迫的可憐的奴隸們流，那就好了！因爲革命實在並不是一件什麼神秘的事業，革命主要的原因，革命家最大的使命，也不過是因爲世界上人類階級的不平等，苦的層層壓在地獄裏，好的高高登在天堂上，熱情的革命家見了，不覺一陣心酸，一股不平之氣，乃奮身立志從水深火熱之中去拯救出這些被壓在層層地獄之中的可憐的人們來，打倒這些高高登在天堂上的壓迫者！使人類永享平等，幸福！所以真正從事革命事業的人，他必定是個世界上最熱情最偉大的人，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人們的救星，母親！」

『他那時候那種革命的，反對文藝的精神和情緒，不可說不厲害了。他一口氣來，越說氣越盛，我雖然有許多地方很不服，很想和他

辯，但見他那種凜凜然說話的氣概，實在有些怕，不敢和他分辨！可是
 不久之前，他自己也還是個醉心於文藝，做過詩，做過小說，希望將來
 成功一個文藝家的青年呢！

七

『這時候，湖南趙恒惕和唐生智的戰事已經發生，唐生智以他的弟
 弟唐生明爲質，來投誠國民政府，加入國民黨了！不久，長沙克復，湖
 南插了青天白日旗，蔣總司令介石也於這當口在東郊揚萬民歡呼之聲中
 宣誓就了職，出發前方去了。而岳州攻下，汀泗橋得了，劉佐龍倒戈，
武昌漢陽漢口同時收復的軍事勝利的捷報，電報，天天雪片樣的飛到廣
 州來，廣州城裏，上自中央委員，下至車夫小販，真是人人開心，個個

得意，滿城充溢了愉快的活潑的新氣象！至於他，——C君他自然也跟着快活得甚麼似的，他益發相信時代之確已急轉到革命的方向去了，他覺得國民革命是立刻就可成功，新中國是就在眼前了！因而他在這非常高興之中，卻不幸的在他革命的思想，情緒上，忽然又感着一種新的要求。

「黃！我想同你商量一樁事情，看你贊成不贊成我？」有一次他忽然這樣對我說。

「什麼事呢？」我問他：

「我想加入C P。」他很嚴肅的這樣說。

「哦，是共產黨嗎？……」我有些吃驚的樣子。

「是的。」

「你不是自己也說過的嗎？你說中國目前須要的是國民革命，那末何以要加入共產黨呢？」

「……」於是他不說了。

「然而他在這時候也許當真去加入了共產黨也難說。不過以後也就沒有和我提起過。」

「自從國民黨的中央黨部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安徽江浙均次第克復了之後，黨與政府就發生清黨的運動。」

「至於廣州，清黨的事辦得很嚴厲，每天只聽得那裏的共黨機關破獲了，那裏的工會解散了，捕獲的共黨男女青年和工農一串一串在馬路上牽過，綁到刑場上去正法的，一天總有好幾起！而黃埔軍校全體學生無抵抗被繳了械，當場捉住數百人，槍斃數十，這消息也傳到我耳朵裏

了。我得到這消息之後，我便非常耽愛起C君來，想到他近來思想言論的激烈，槍斃也許不至於，而被捕的數百人裏恐難免有他在裏面吧！於是我即忙寫信去問。可是等了好幾日不見他的回信來，我心裏有些着急起來了，於是我又寫信去問黃埔的M教官，打聽他的消息。

『這真是我做夢也想不到的，我寫給M教官的信，發出後第三日的上午，那時我還沒有到公司裏去，還在自己的寓中，忽然來了四個武裝警士：

『你姓什麼叫什麼！』四個警士圍住了我，一人狠狠的這樣問我。

『我……我是黃蕙之……』我嚇得抖抖慄慄的說：

『好，你就是黃蕙之！』一人將我一把領口抓住了，其餘三人就

開始翻箱倒篋的搜查，結果祇將放在桌子上的幾冊小說拿了去。

『去！』

『「……」我此時失了知覺一樣，什麼話都說不出來了，昏昏騰騰被他們抓到了一個不知什麼機關裏，站在一個警官的面前，那四個警士仍舊站在兩旁看守着我。

『「你姓什麼叫什麼？」那警官又這樣的問我。我聽他的口音，顯然也是江浙一路的人。

『「黃蕙之……」

『「你是那裏人？」

『「江蘇……」

『「今年幾歲了？」

『「二十……」

「我看你年紀輕輕，爲什麼要到外邊來幹這種事呀？你是什麼時候入共產黨的？」

「什麼！……」

「什麼？問你是什麼時候入共產黨的？什麼！」

「我是一個做生意的人，我那裏曉得什麼共產黨不共產黨呢？」

「你到廣州是誰叫你來的？你在B公司裏做什麼事？」

「公司裏的老班，他是我朋友，他叫我來的。我在那裏管賬。」

「公司裏的老班姓什麼？」

「姓丁，叫丁卜一！」

「黃埔軍官學校裏的M教官你認識嗎？」

「哦！認識的……」我到此才有些明白被抓的緣故了。

「你同他是什麼關係？」

「認識而已，認識來也只有見過一次面，那是因為去年我到廣州來的時候，在船上認識了一個姓O的朋友，M教官就是那姓O的朋友的朋友，是姓C的朋友介紹我和他認識的，認識來也只有見過一次面，現在因為我那姓O的朋友在軍官學校裏好久沒有訊息了，因此寫封信去問M教官的。……」

「警官想了想，仔細看了看我的全身，就把警士在我桌子上搜來的一些書翻閱了一遍，於是對我說道：

「看你還不像是個共產黨的人，如今放你回去；安安分分去做生意年輕出門，不要亂交朋友。那M教官是共產黨你曉得嗎？」

「我總算還運氣的，碰着這位警官是同鄉人，承他顧念鄉誼，輕易

的把我放了出來，並且還諄諄教訓了我幾句，若換別人，早已關到牢裏去了，那裏能夠這樣容易放出來呢？

『O君的下落，也就無從去打聽他了。一想到：「他大約也已正法了吧？」的時候，他那當初在船上和我初次相識的，在M教官房裏悲悼他哥哥的，在大新影戲場中懷念他故鄉的，以及說着沒有趣味最好仍舊回到長沙去在長堤茶樓上的……種種情形，都一一想來起了，心裏覺得有種難以忍受的悲傷！「這都是我的不好！」又常常這樣的用自己的手敲着自己的腦門！

『沒有幾天，黃埔軍校政治教官M君自認共黨不諱，業已正法的新聞，報紙上也宣佈了出來了。』

八

「我本想在那時候就要離開廣州，只因公司裏的職務一時擺不脫身，不得不仍舊留在那裏。本來我每天在公司裏用過晚餐之後，總要獨自到附近的那公園裏去玩玩，或馬路上隨便的走一轉，才回到自己的寓裏，而這幾天也沒有這好心緒了，甚至連從公司到自己寓裏的一段短短的馬路也常常閉了眼睛才走過去。因為一走到馬路上張開眼睛來，便常常能碰着一串一串被軍隊牽押過的男女青年呢！……」

「這一天，天上下着微微的細雨，我照例在公司裏吃飽了晚飯回到寓裏來了，不知什麼緣故，大約是因為天氣陰暗的緣故吧？我心裏覺得有比往常更特別的煩惱，天色還很明，我就拖了一隻凳子，百無聊賴的

坐在樓窗口仰望著天上騰來騰去的雲朵和掛下來雨的絲，精神覺得漸漸的倦懶起來，閉起眼睛好像要打起瞌睡來了，正當這時候，忽聽得樓窗下……

「黃，黃！密司脫黃蕙之！」

「這聲音顯然很熟，顯然是他——O君的聲音，我糊裏糊塗還當是在做夢，伸頭一望：卻一些也不是做夢，果然是他！是O君！另外還有兩個我所不認識的。於是我連驚帶喜的匆匆下樓去迎他們上來。到了樓上，我就一口氣把打聽他的下落無處打聽，寫信去問M教官，被抓了進去；M教官已經死了，我當他也已經死了的種種的說話告訴他之後，他笑笑說，對不起，對不起！隨後他坐下細細告訴我：因為有人把他們的名字抄去告密，他們知道了，就馬上逃出來，逃到一個鄉村中的一個農

民家裏，這農民是他們認識的，待他們很好，給衣服他們改裝，同他們打聽消息，一總躲匿在那農家家裏十多天！

『那末你們現在的計劃什麼樣呢？……』我急着問他。

『這裏是當然站不住了，我們現在唯一的出路，只有跑到武漢去，我們現在已經決定了到武漢去的計劃了！』

『如何走法呢？幾時動身呢？……』

『我們預備先到上海，到了上海再趁輪船到漢口。所以我此刻跑來，須請你幫我們一點兒忙，託你辦理幾樁事情：第一，請你爲我個人籌二十元路費；第二，請你明天代我們去買些衣服，打聽到上海的船期，並買船票；第三，請你用你們公司裏的信箋信封寫一封信，以便搪塞路上的檢查。』

『那是都可以的，只是你們一路去，路上不會發生意外的阻礙和危險嗎？』

『不會有的，我們一切都已計劃妥當，自己留心是了。』

『於是，次日我在公司裏支了二十元薪水，請了一天假，上午替他們到四牌樓去買了些半舊的衣裳，寫了一封信；下午就到長堤去打聽船期，也真碰得巧，恰好有一隻晚上十二點鐘開的，於是又替他們買了三張統艙的船票。

『我又爲防備萬一起見，輾轉託人設法得了那晚上戒嚴通行的口號。

『本來白天就可送他們上船去的，因恐在路上要碰着認識他們的人，所以一直挨到了下午七八點鐘，天色全黑了才去。在長堤坐小艇送他們上輪船之後，我雖然有通行的口號在身邊，但總覺能够免去這麻煩

好些，因此也不和他們多說話，就向他們辭別，坐原艇回轉了。

『從長堤到輪船停泊的地方，水面也有好幾里路，又因在夜裏，小艇划得不快，一來一往，費了很久的時間。我在回來的小艇裏，漸漸將近長堤時，望到岸上，除矗立在江邊的一排電桿木和電燈光閃閃照耀着馬路之外，馬路上已經靜悄悄地毫無行人了。抬頭看一看某大公司的鐘樓，方知早已到了戒嚴的時間了。我上了岸提心吊膽在馬路上孤獨的走着，走得沒有多少路就轉灣了，而在灣角上早已遠遠地望見一根電桿木底下有兩個槍上上了刺刀的兵士站在那裏，我又想縮回又不敢縮回，心裏卻非常的寒戰了。我猶恐臨時要着昏了喊不出口號來，於是即忙從身邊摸出那張抄口號的白紙來看，那晚的口號，是「革命」兩個字，我一面提心吊膽的走着，一面嘴裏不住的「革命，革命，革命！」……默默

的唸着。

「行近那電桿木了，兩個兵士也已望見了我了，我很清楚地看見他們把擋在肩上的那管上了刺刀的槍立刻拿到了手裏，把明晃晃的槍頭對準了我走來的方向，喊道：

「口號！」

「聲音尖銳而响亮，我的心嚇了一跳，我心裏雖已慌得不堪，態度上卻仍舊裝出一種看去很自然的樣子，我回答道：

「革命！」

「可是見了鬼！不知是我的聲音因爲心裏慌了沒有喊得响，他們聽不到呢，還是因爲我的口音他們沒有聽得懂，還是這晚的口號並非「革命」兩字？我到如今也還沒有明白！因爲我回答的「革命」，並沒有發

生效力，他們並沒有理我，他們接着又向我喊起第二聲的「口號！」來了！我這時候的慌急，真是要屈滾尿流了！我於是只好站住不動，因為倘若不站住，他們喊到第三聲的「口號！」我再回不清時，他便可以開槍打死我沒有罪！我一面站住，一面把手裏的那張抄了口號的白紙招示着，同時嘴裏又用力的半帶廣東半帶下江的口音喊一聲：

「「格命！」

「然而依舊無效，一個兵士捏了槍正如戰場上將衝鋒時的樣子向着我走來了，我哭也不是，叫也不成，差不多魂魄都沒了！他走過來把我手裏捏着的那張抄了口號的白紙接去看了看，打起廣東口音問我「彬處來？」我就老老實實的將送朋友上輪船的話告訴了他之後，他在我身上搜了搜，搜不出什麼來，於是才放了我過去！我悄悄走過了他們的身，

深深呼吸了一口氣，摸一摸頭時，倒還在肩架上！

九

「差不多隔了一個月的樣子，他纔從武漢寄了一封信來，信裏的說話，雖然因為要被檢查之故，說得很含糊，但我是完全看得懂的，知道他到了武漢之後，仍舊編入那裏的軍官學校。

「廣州的情形，一天可怕一天，說話稍有些不留心，對於政府稍有些不滿意，就會遇危險。市面上又佈滿了一種非常可怕的流言，什麼共產黨要暴動了呀，什麼那一部的軍隊要變了呀，不安的情狀把滿個廣州城變為一個淒涼悲慘的恐怖世界了！

「我是一個如何膽小而怕死的人呢，在這種情況之下，叫我如何再

住得下去？於是我只好除開自己的性命之外便顧不得一切了，我便逃出了廣州。我逃出廣州先到上海，但到了上海看一看上海四周的情形，我不禁又悲涼起來了，原來我辛辛苦苦拋棄了一切，從廣州逃出來，卻仍舊逃在這網裏！上海和廣州原是同樣的世界，一色的天地，我又想逃到武漢去，順便去看看報紙上說的那邊的女子裸體遊行等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而不幸報上又說某軍已經攻進武昌城，武漢秩序大亂，於是我又縮住腳，不敢前進了！那末到什麼地方去呢？我真覺得有些世界之大，沒有我的容身之地的悲哀了。幸好有位北京的朋友來信，說：「那末你還是到北京來罷！此地倒還比較安靜可住！」於是我就終於到了北京去。

『我離開廣州之後，也和他通過幾回信，直到武漢政府也同東南一樣的清起黨來了，這時候我接連寫了好幾封信去問他的情形，他卻一封

信也沒有了！我在武漢又沒有一個認識的人，對於他的下落，也就毫無法子去打聽。後來聽到一位從武漢回來的人說：當武漢清黨之時，軍官學校雖然解散了，但大部分的學生仍舊編爲教練團，加入第四軍到廣東的。於是我就想到他大概也仍舊在廣東了。去年廣東共黨大暴動，第四軍教練團不是附和共黨作爲內應的嗎？結果教練團不是死亡了三分之二的人嗎？於是我又猜想他大約是一定死了，不是死在戰場上，總是死在刑場上了！卻想不到我的那位湖南舊友告訴我，他死確是死了，但說他的死並不像我所想像中的那樣死法，他既不是死在戰場上，又不是死在刑場上，他當武漢的軍官學校被解散時，他的思想忽又轉變，並沒有編到教練團去。在回到湖南的中途，他忽萌死念，就此跳了湘江的！……」

黃君說完了C君的故事，默然沉思了去，良久，他又說道：

「你說他是個革命的犧牲者吧？那當然不是的，然而說他是個革命的墮落者吧？也於心何忍呢！……」

他再也沒話了。……

別長沙的一天

學校無論放了寒假或暑假，他有時住在同學家裏，有時就留在學校裏；因為他是個無家可歸的外省人。他漂流到長沙，得人幫助，插進了高小三年級；越年的暑期就畢了業。在時間上他在長沙雖僅一年多，而對於長沙已有了深摯的感情；畢業後，他很想進該地的中學或師範，可是經濟的壓迫，學校的摒棄；使他不能不離開而轉到別地方去。

他生來認為最悲傷的二天是：一，母親死的一天；二，離別長沙的

一天。

前年的七月二十二號便是他離別長沙的一天。平日早上，他總要裹到了校裏的起身鈴才會醒來；這天東方還未發白，他已從睡夢中醒了轉來，慢慢地坐起來，揭開帳子一望，寢室裏暗得悄悄地；他想再躺下，却是想起今天一天的事，再也睡不下了。於是他將枕頭邊一套新的白制服和一雙新的襪子穿上，心裏有些悽然；因為他新買這套衣服和襪子的用意，是預備穿了動身的。他悄悄地爬下床來，呆坐在床沿上發怔。不久，東方漸漸的發白，窗外的樹葉在曉風中微微地動着。雖是暑天，亦覺有些寒冷；微光從窗洞中進來，射到未張帳子的同學們赤裸裸的肉體上，他深怕他們受寒，站起來拿些衣服和毯子蓋在他們身上，又將窗子輕輕地關好，自己仍舊坐下。他對於同學，似乎特別有憐。

在床沿上，他靜坐了一息，站起來出了寢室，低着頭在廊下踱來踱去，踱進了教室，揀平日自己的坐位坐下。黑板，牆壁，講臺，一排一排的棹子，這些本是極平常的東西，然而他此刻看了，覺得都有一種不思議的情懷，潛藏在裏面似的。從窗中望到天上，烏雲裏也有白雲，不知白雲追着烏雲呢，烏雲追着白雲，只是混合了流奔。除了窗外樹上嘖嘖喳喳的小鳥聲，人家籠裏喔喔的雞鳴聲，一切死一樣地靜着。他呆坐了一回，又踱到自修室裏，對於平日厭惡進去的自修室，不知怎的也起了戀戀之意。覺得此後不能在這屋裏讀書了，那是如何可悵惘的一回事呢！棹子上的書籍，照理應該早就好整好，包好了，但他因爲不忍動手，依舊亂亂的散着；時到今天，他便再也挨不下去了，只好勉強強強地動手整理一下。

天已大亮，起身鈴已搖過，留校補習的同學都出了寢室，盥洗畢，到自修室裏來了。早上六點到七點，本是規定自修的時間，這天大家都停了自修，圍着他；問他今天動身的情形。大家對於他的態度，都比平日嚴正，言語，都比平日客氣；使他的心中有種說不出的酸苦。

吃過早飯，——其實他沒有吃，有幾位同學因為只有今天和他相見了，特地邀他到外邊去散散步。

離校幾十步路，就是粵漢鐵路，他們就走向鐵路旁去。他一見了那條鐵路，又突然很淒涼的記起去年出來時，在路上的一段情景來：

——去年六月二號的那天，他毅然決然地瞞了家庭從浙江來到長沙來，既是私走，便甚麼都不能隨帶；到得上海，驟遇大雨，因為沒有雨

具，衣服渾身濕透，坐人力車拖到碼頭上，落到了漢口的輪船，便將上身的濕衣卸去；天氣究竟還是陰歷的五月初頭，他終於冒了寒，一到夜間，便覺頭痛目眩，冷熱交作起來。船裏沒有被，好容易出了重價向茶房租得一條來，他獨行無伴，有病誰知？那勢利的茶房，對於統繪客本來瞧不上眼的，他既沒有一件行李，衣服又很襤褸，年紀又很輕，自然格外惹起他的卑視了，嘴裏乾，向茶房要茶喫，總很不情願的給他。第一第二餐的飯，他因為吃不下不吃，茶房以後也不再去問他要不要飯吃了。船到南京，忽聞武昌兵變，據南京下船的客人說：現在漢口漢陽武昌一帶的形勢，非常緊急，粵漢鐵路斷了交通，上水輪船不能行駛，日內還怕會發生戰事。他在被窩裏聽到這一個惡消息，暗暗地叫苦不息。他想：『假若到長沙的交通斷絕，勢必流落在漢口，萬一發生戰事，更

是不得了。早不走，遲不走，偏偏揀在這時走。天呀！與其將來流落而死，不若就安穩地死在這場病裏罷！……」他怨天尤人，心裏這樣焦急着，病勢自然加重了。

女人的心，畢竟比男人軟，他的病，船裏誰都知道，可是沒一個去顧憐。只有在他舖位對面的一位三十歲上下的婦人，到他舖前問道：

「你位弟弟，是到那裏的？落了船，見你沒有吃過飯，你害了甚麼病呀？」一位在他舖對面的婦人到他舖前這樣很懇懇地問他。他望了她一望，含淚地說：

「落船那天的晚上，就因冒寒得了病，現在要到漢口，到了漢口還要渡江趁車到長沙。聞得湖北不太平！……」

「呵！你這樣輕年紀，如何好獨自出遠路呢？路上又害了病，真是可憐得很！武昌兵變，怕還不能到長沙呢，你到長沙去幹甚麼的呢？」

「沒有人伴，也沒有法子。到長沙去是讀書的。」

「哦，還是讀書人！你現在身體覺得怎樣？不妨得嗎？嘴裏乾不乾？要喝茶嗎？要喝，我拿給你。」

「身體大概總不妨得，可是湖北的兵災啦……」

自此以後，那位婦人便常常到他舖前，用手摸他的上額試他的寒熱，和他談談天，安慰安慰他的心，又替他買了些鮮味的飯菜，勸他多少吃些飯到肚裏。

可憐他自十歲死去母親之後，他受盡了人類社會的欺侮和虐待，到此時，他還不信世間能有個和他親熱的好人；在船裏遇到這位婦人，真

是意料所不到。後來問她，知道她是上海浦東人，丈夫在漢陽粵漢鐵路上辦事，她也要到武昌去；所以她對於武昌的兵變，也着了急。但是她還安慰他說：萬一不能過江時，她有熟人在漢口，可到那裏去，也可帶他同去。這一個安慰，對於他的病，勝過十帖念帖的良藥。船到黃州，得悉武昌已平靜，不過尚在戒嚴而已；於是他的病就逐漸輕鬆起來。等到第四天的上午，輪船到了漢口。病差不多全好了。上了岸，那婦人僱了一隻划舟，和他一齊渡江。驟然看來，地方上也並沒有什麼大驚小怪的情形。不過兩旁江邊，列着些鎗上裝了刺刀的兵士，對於過江客的行李，要經過一番嚴重的檢查罷了。在划舟中，她又對他說：『我家在鮎魚套附近，上岸去沒有多少路，離車站也很近；過了江，你到我家裏去吃飯。車子通呢，下午還有一班到長沙的。』

過江上了岸，他就跟那婦人到她家裏；打聽她丈夫，知道車子照常通行。她叫丈夫去替他買了一張車票，又對他說：『你今晚上須在車子裏過夜，此去多是山，夜裏山風吹到車子裏是很冷的。你沒有被，身體又帶病，我想橫直總用得着，你還是去買條被來罷。』他從了她的話，就請她領到鮎魚套市上去買了一條被。上車時，她又送了他一段路，直到望見一座西式的房子，她才站住，指着那房子對他說：『這座洋房，就是車站，恕我不送行了。……』

他想到這件事，不覺噓了幾口氣；想頂好今天仍坐火車去望望這位婦人。但一轉念：有笨重的行李，在車子上很不方便；並且車費比船費要貴到一倍。

走着，走着，他們已走到了湘江邊的一塊草地上，大家坐下了。

平日，他也常常和同學到這塊地方來散步，對於隔江的羣山，山下散着的房子；起浪的江水，水上行駛的帆船，都覺得很平常，沒有甚麼好看，此刻呢，却覺得都有些留戀不捨的樣子。

散步回校後，他勉強將零星東西收拾好；看看上午時候還早，就到清水塘去辭別M先生。那時M先生正在家裏寫什麼，見他進去，忙攔了筆，對他說：

「哦，你前天給我的信已收到了。你就是今天走嗎？那也好，已經換到現在了。費，我已通知澤民，由他籌給你，臨走你可向他拿。你到長沙雖祇一年，學問思想都進了步；以後升學去，望你格外努力。經費方面，每學期我總可接應你些；不過現在自己也很缺錢，怕不能多寄罷了。浙江的學校不比湖南，學生都很奢華闊綽，你總得酌量自己的情

形，去創造環境，不要爲環境所支配，讀書之暇，對於社會事業也得關心關心。你的志向很好，只是你的情感與理智太不調和了。人生果然少不得情感，但太豐富了也不好，容易墮入悲觀厭世。你一年來所給我的信裏，差不多封封說到苦痛，悲哀，出家，厭世。你的苦痛，我是極表同情的，不過你既然有志改造社會，那末區區家庭問題，婚姻問題，也不值久抱悲觀了。你要明白：不曾嘗過苦痛來的人生，簡直沒有價值！美滿的人生，是戰勝苦痛的結果！你以後總要節制些情感，磨鍊着理智，與一切苦痛奮鬥！你的家，你可不必睬牠；妻，你最好設法接她出來讀書。但你也不要太奢望了，該諒解她是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女子。求學問不一定要擇地方，擇學校，只要有真心，便是什麼學校什麼地方都可以。……』

『一年來，累你不少。……』

『你又錯誤了，這又成什麼話呢？請你不要以此牽心。』

他低着頭，眼睛望着地不住的開閉，也說不出一句別的話來！告別時，先生送他到門口，望着他說：『路上小心。到了什麼地方，進了什麼學校，就寫信來。……』他此時喉嚨被梗住了，熱淚充滿了眼眶，也不能說一句話。

回轉時，他特地從大西門過，知道到漢口的輪船晚上開；順便又在輪船公司裏，花兩塊錢，買了一張坐船票。到了校裏，他快進寢室去拆帳子，捲被頭。突然有位同學拿張明信片進來對他說：

『S君，我剛才門房裏見一張明信片，是由浙江寄來的，信上的名字是你的名字，姓不是你的姓。我想：我們校裏浙江人只有你一個，這

名字也只有你一個，怕是你的，怕是寫的人寫錯了。你看！」說着，就將明信片給了他；他接過一看，那信上是這樣寫的：

『二兒入目：前接爾信，知汝暑假即返浙，聞之欣然；惟此間學校放假將近一月，而尙不見汝歸來，心頗憂之！已啟行否耶？如未動身，望即束裝就道，免余惦念！汝如不願到S家而因之滯遲者，則可逕來我處暫住，將來我自有言語以對S家也。至囑至盼！父字。』

他看了信，對同學不說什麼，只是臉色紅紅地——

『S君，這是你的信嗎？』

『是我的。』

『怎的你姓P？』

「你父親寫錯了嗎？」

「是的，他寫錯了。」

他到這時候，他還以為這是件可恥而不便告人的事；所以對於同學的疑問，只是瞞騙着，其實這也並非真是可恥而不便告人的事，倒是值得一聽的呢。

他本是姓P，死去母親後，無人教養，家境又很貧困，父親是非出外謀生不能過活的人，因此，他父親就將他寄養在一家人家，每月幫貼幾個米錢；但他父親的收入很微，幫貼費常常不能應付。好事者就對他父親說：

「你自願自部願不周到，還累着一個兒子，把你的兒子給了人家，

豈不清清爽爽？S家有個女兒，正待招婿，你怎樣？」

他父親雖然很愛他，雖然也覺得棄子是不忍的事；但迫於經濟，無可奈何，也就顧不得了。躊躇了幾次，結果終於答應他去S家入贅。

從此，除了他自己父親和他通信時還用他的本姓外，其餘一概改了S姓。

他在寢室裏打裹好鋪蓋，包了六百錢拿到門房裏：

「春林，我今天要走了，平日裏勞你替我收信，真累你得很，這幾個錢，給你打酒吃，請你收了。」

「用不着的。……S君，那真多謝了。」

「以後如還有我的信來，仍請替我收下；我去進了學校，寫信來，你可寄給我。」

『你進了學校請就寫信來。S君，你為什麼不進長沙的學校呢？』
『進長沙的學校嗎？師範，是不收外省人的；中學，我經濟上做不
到。』

送行的同學禮耕亮廷先桂……都來了，時候已是三點多鐘，他的心也跟着時間的進行焦急起來，見了這些送行的同學委實要淌出淚來。息了息，他又到各位教職員那裏去辭別。他們都異口同聲的對他說：『你爲了求學，不遠千里，獨自來去。志向很好，考進了學校，希望常常通信。……』他心裏一陣酸，一陣苦，眼睛望着天花板不能說話。

錢，已由澤民拿來交給他；天色已漸漸地暗下來了，挑行李的人也來了，澤民澤覃祖儉潤民以及禮耕等，都已會集在一處，等他啟行。他再也不得留滯不動身了；送行的同學都要送他上船，他也不十分阻止。

出來，經過運動場，有些同學在場上打對球；見了他，都一齊圍攏來：

『呀，S君，你就走嗎？我們大家送送。』

『就此和諸位分別了，我們以後通通信；你們不必送。』

『那末，我們送到校門口。』

由學校到大西門約有三里路，他在平日走走，總覺遠，難走到；而這天却像一瞬間就到了。他腳跡所經過的一街一巷，一弄一灣，眼睛所看見的一房一屋，一樹一木，都傷心地想：不知今生今世得再經過，得再看見？

到了碼頭，同學們帮他將行李搬到了船裏，揀好鋪位；又回上來在「引茶館裏作一最後的敘會，然而他此時真不知對同學們說些什麼話才好，只是呆着！

『我沒有甚麼東西可給你做紀念品；天熱，扇子倒是要備的，你沒有扇子，我這把送你；你一面可以拂暑，一面可以做紀念品。』澤尊給他一把蒲扇，這樣說。

『呵！S君，我真失信於你呀！先前不是曾經答應替你結一付手套帶去嗎？可是竟沒有結，真失信了！怎好？』

『現在也用不着手套，未結又何妨呢。先桂，你下學期一定預備考女師嗎？』

『一定預備考女師，能否考取，還是個大問題呢。到那時，再寫信來告訴你。你進了學校，也得來封信，我們可以通通消息。』

在茶館裏整整的坐了一點多鐘，天色已近黃昏，出了茶店，同學們又送他去上船，他站在碼頭上，悽然地對同學們說：

「臨走時，覺齋先生不在校，我沒有向他辭別，諸君回去，請代說

一說。自修室窗沿上我栽的那盆花，請你們天天澆些水，別讓他枯死。

補習班陳先生處，我還有本英文練習簿在他那裏，沒有改好，祇寫過兩頁，誰要，可去拿來用。前天我們合照的照相，取來時，請即寄一張給我。……」他說着淌下淚來。

「我們都知道了，你不必掛心。此去不論有甚麼困難的問題不妨來和我們商量，我們能力所做得到的，總可幫你的忙。萬一不能進學校，千萬仍回來補習。路費，我們替你籌來。碼頭上扒手多，小心行李，輪船裏風大，身體保重。到了一個碼頭，最好就寫封信來，將在路上的情形告訴我們，大家好放心。照片，等你有了定址，我們就寄來。……」

同學們都去了，他淚汪汪地呆立在碼頭上，好久，才到船裏。

息了息，同學們又來了，澤民手裏拿一個紙包遞給他說：

『走走我們記着了：輪船裏飯是有的，菜却要客人自備。這包裏有些香腸，爆魚，皮蛋，大約到上海總够吃了。』

同學們待他的周到，可謂無微不至了；但他正因同學們待他的無微不至，愈覺今日離別的淒涼悲傷。他站也站不住了，坐也坐不穩了，身體輕輕地軟倒在舖上。從窗裏望到外邊，看見灰色的湘江，對面隱約的嶽麓山，山下有火光的屋子，他似乎已忘却了悲哀，思想回憶到：

——一天的晚上，他駕一葉扁舟，蕩漾在湘江中，過江去謁嶽麓山中的愛晚亭。上山時，天色已晚，當頭一輪明月，月光從亭畔的樹蔭隙處射到地上。他盤膝坐在草地上，靜聽山上廟裏鳴鳴的簫聲，四下草裏唧唧的蟲鳴。望到山下，湘江像一條銀灰色的帶子，江中的划舟像一點

一點的黑點，傍江一字兒排着的屋子，火光透出來射到水裏，與水底的月亮一動不動地靜着。……

然而他的情緒畢竟由甜美的憶念而起煩悶，由煩悶而又回到悲哀；他翻來覆去，想到這裏，想到那裏，想到窗沿上的花，想到親熱的同學，想到昨夜在校裏，想到今夜在船裏，一陣陣的心酸，眼淚竟濕透了枕頭。

半夜裏，睡夢中，他忽聞隆隆的汨汨的機器夾着水浪聲；醒來，那窗外隱約的嶽麓山不見了，山下有火光的屋子也不見了。他知道已經離開了長沙。唉！他已經離開了長沙！……

填 瓦

213

伊

伊是已經瘋了，是一個瘋婆子了！

伊蓬着頭髮，赤着雙腳在街上踱來踱去，無論走到那一處，背後總有許多閒人和孩子跟着伊。伊回頭看看後面的人多了，似乎有些慌張，便拔起腳來拚命的逃，孩子們見伊逃了，也越發高興的追伊去。伊逃得沒有氣力了，於是停下來坐在地上，人們都圍着伊。有些頑皮的孩子，故意的罵伊說伊，用棒來打伊，拾起小石子來丟伊，然而伊始終不會動

伊

怒，不會開口

『瘋婆子！你的寶寶呢？哦，你的寶寶來了！』

人們這樣對伊說時，伊的臉上似乎微微露着一些笑來。

伊到底怎樣會瘋的呢？人人都沒有知道，有的說：怕是爲了花色吧？因爲伊年紀還輕，大約還不到三十歲，面貌又不醜；有的說：怕是爲死了兒子吧？因爲伊嘴裏常常叫着『寶寶』，『寶寶』

然而，大家都沒有猜到！

伊是新從S城流到這裏來的。伊一向住在S城附近的一條冷靜的街裏；然而這S城却又不是伊的故鄉，伊的故鄉世界上沒有人知道！伊起初住在那條冷靜的街裏的時候，本沒有人和伊同住，伊和隣舍的人家，也老是不相往來的，因爲伊思量起自己不幸的身世，覺得有些愧與

人交際。

伊一個人冷清清住在那屋子裏，世界上的事情，一些也不曉得，伊也不知今天是幾月幾日，此刻是幾點幾刻；清晨，伊但聽得城裏兵營裏的喇叭吹起來的時候，伊便從噩夢裏醒來了，知道天已明亮，於是伊悄悄地爬起床來，洗了洗手，便燃着一炷香，敲着小木魚做伊的早課了。伊對於今生，似乎已經不想什麼了，伊只希望着來世，來世不要使伊再像今生那樣的苦惱。

伊雖然沒有做過小孩子的母親，但伊覺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便是做小孩子的母親！伊常常幻想着：有一個小孩子，在伊的身邊，同伊說話，親親熱熱的叫伊『媽！』這樣，伊便覺得伊的生命有了意義了！伊在一切絕望的當中，只還懷着這麼一個好夢！

伊因此便非常的愛喜小孩子，伊每次出門去的時候，在街上見了小孩子，不認識的也要和他們招呼招呼，有東西送一些東西給他們吃吃。

有一天的傍晚，伊到街上去買了些東西回來，剛進街口的時候，伊遠遠地忽然看見伊的隣家的門口，站着一個小姑娘，非常美麗的小姑娘，年紀大約七八歲的樣子，望着伊微微的發笑！伊心裏想：『多麼可愛呀！』於是伊悄悄的走過去，走到小姑娘的身邊，將她抱住了，和她深深地接了一個吻！『姑娘，你叫什麼名字？』伊問她。但那小姑娘却並沒有回答伊，只是微笑。

於是，伊每天到了傍晚，便走到門口來望，望那小姑娘！但是，自從那晚見了她一見之後，伊接連好幾天都望不着她了；這樣的失望，在

伊是非常覺得難堪的！

有一次，伊又意外地碰到了她了，於是伊高興得甚麼似的，領她到伊的家裏去，但一到家裏，伊又覺得非常不安起來，因為伊尋不出一些可以給她吃吃的東西，尋不出一件可以贈她玩玩的玩具，伊又問她的姓名及家庭，才知道她們姓朱，她的名字叫端姑，母親已經沒有了，家裏祇有她的一位祖母和用人周媽，父親在A地做生意。她玩厭了回去的時候，伊送她到門口，告訴她明天再來，有件好東西要送給她。

於是，伊明天一早就上街去，買了好些吃的玩的東西回來，預備等她來時送給她。

伊

然而她並沒有把伊的話放在心上，她早已忘記了，明天沒有到伊家裏去！

伊等她去，真等得心焦極了，可憐極了！伊很想自己到她家裏去，但又可憐伊很懦弱，很害羞，覺得不好意思得很！有一回，伊已經走到她們的門口了，伊忽而又躊躇起來，遲疑着不敢進去，終於退回了轉來。

伊從此在家裏便非常苦惱，什麼事都沒有心想做了，日夜只是紀念着她，常常閉了眼睛在黑暗之中尋她，想她！伊的希望：伊只要每天能夠見她一次，抱她一抱，和她親一個甜蜜的嘴，伊便覺得安心了，滿足了！

伊苦惱得再也忍不住了，伊那懦弱和害羞終於被熱烈的想念她的情緒戰勝了，於是伊有一天竟毅然決然地到她的家裏去了。

「老太太！我是隔壁姓呂，搬來還不多幾時。……老太太，您老人

家好？……」伊法生見了端姑的母親這樣的說。

「哦，是的！端姑是說起過呢，說隔壁的空屋裏，搬了一位媽媽來了，原來就是您家！……」

「老太太，您老人家怕也不是本地籍吧？」

「是的，我們是湖北區地，離這裏有四百多里的路呢！搬來已經近十年了！」

「府上人口也不多？……」

伊
「當初搬來的時候是很熱鬧的，大小兩個兒子，兩房媳婦，不幸自從端姑的祖父去世之後，弟兄倆爲着產業上的爭執，就此失了和，大兒又怪我幫襯了小的，夫婦賭着氣搬開了，到如今也不通一個訊息……前年端姑的母親又去世了！……」

伊聽了，覺得也很替老太太傷心，但伊是不會說話的，更不會說安慰寬解人家的話的；伊只是看着依在老太太身邊的端姑說道

『這位端姑姑娘生得真好看，真聰明！就只可惜不見了母親了！』

『五歲就不見的！……孩子聰明是很聰明，娘死之後就一直跟在我身邊，毫不累人！我也全靠有她在身邊，不然，也冷靜死了！……今年她爹爹一定送她到學堂裏去唸了書，我就覺得冷清清不慣得很！……』

伊又和老太太略略談了幾句，就告辭回去了。

自此，伊接連又去了好幾次，有時和老太太吐露吐露伊的心事，有時單伴着伊所心愛的端姑玩玩，心裏覺得很快活。可是有一次，伊不知在什麼地方看出來，伊覺得端姑的祖母彷彿有些討厭伊去的樣子了，於是伊又不安起來，伊很想忍着不去，但一聽得含有引誘伊的心的端姑的

聲音，伊便甚麼都沒有把握了，心兒早已飛到她門家裏了。

『你這幾天爲什麼不到我們家裏去？』

有一次，端姑到伊家裏這樣說。

『你祖母說我什麼話嗎？』伊問端姑。

『不說！』端姑搖着頭說。

『你祖母也說我好久不到你們家裏來嗎？』

『也不說！』

『也不說？……』伊想。

伊想端姑的祖母是一定在討厭着伊了，所以伊不去她提也不提起！

但是伊又想知道如何才能使端姑的祖母不討厭伊呢？如何才能使伊安心地到

她們家裏去呢？這一個苦惱的問題縈迴在伊的腦膜上，覺得非常困難！

有一天，伊聽得端姑要她祖母買一個口琴。老太太爲着捨不得錢，沒有買給她，端姑哭起來了，於是伊就想到伊那苦惱的問題有了解決的方法了，伊就立即到市上去買了一個口琴來，帶了到端姑家裏去，做伊的贈品。

於是端姑很快活，老太太也很高興，非常的感激伊！伊也就立刻覺得老太太一向對於伊的那種討厭的樣子現在完全消滅了，伊從此便可以放心地到她們家裏去了。

漸漸地，漸漸地，端姑和伊很親熱起來了，端姑的祖母也和伊很知己了。端姑有時也常常到伊的家裏去，坐在伊的身邊，和伊說話，聽伊唱山歌。想不到伊以前的那種幻想，現在有了端姑，差不多給伊完全實現了！達到目的了！伊是覺得何等的幸福呀！

伊有時也看見些別的婦女們，也很喜歡端姑，把端姑抱在她們的肩頭上，聞端姑的面孔，親端姑的嘴，伊對於這一層，便感到深切的難堪和不安！『端姑！你告訴我，誰最喜歡你呀？你最喜歡誰呀？……』伊有一次抱了端姑，吻着她的臉，這樣問她。

『你！你真喜歡我，我也真喜歡你！……』端姑很伶俐的這樣回答伊說。

於是伊才放了心！

離村一里光景路，有塊很大很清潔的場地，每當夕陽西墜的時候，附近的那所小學堂裏散學出來，孩子們便都歡天喜地的到這場上去，翻筋斗呀，豁虎跳呀，捉迷藏呀，作種種的遊戲。伊伴了端姑有一回也到

那裏去，伊遠遠地坐在草地上看着這些快活的孩子們，伊不覺也默然回憶起幼小時候的情景來了。伊想起當伊育在父母親的愛懷裏，過着無憂無愁的日子，何等幸福，何等快活；回顧冷落無告孤苦零仃的現在的情況，伊不禁悽然了！

夕陽一步步跌下山去，天色一陣陣黑將下來，天空中的鳥兒唱着淒涼的歸巢的晚歌在伊頭頂上飛過，場上剛才那些快活的孩子們也都散去了；這時候，在伊的眼前彷彿展開着一種不可思議的恐怖與淒涼，兵營裏的喇叭嗚嗚地吹來，悠悠然如泣如訴，又彷彿正在爲伊歎息似的，於是伊更排解不開的想到自己可憐的身世，不幸的遭遇，伊流下淚來了，伊在淚花之中，又看見伊已經過世的父母和丈夫，伊悲傷得更不能自持了，伊想：太陽到了晚，也有牠落場的地方，鳥兒到了晚，也有牠歸宿

的窠巢；可憐伊自己呢，伊將來的落場在什麼地方，伊將來的歸宿在什麼地方呢？……

『大媽媽！……』端姑很寂寞的叫伊。

『……』伊不住的抹着淚沒有應她，

『大媽媽，我們回去！……』端姑有些着急了。

『呀！……端姑呀……你叫我到什麼地方去呢？……』伊哽哽噎噎的說。

『咳！家裏呀！……』

『端姑呀！你可知道大媽媽是……唉！是沒有可回的家了！……』
伊哭出聲音來了！

『啊！……大媽媽！……』端姑也發急着哭起來了！

伊

「哦！端姑！你不要急，大媽媽會伴你回去！……端姑呀！大媽媽是很愛你，大媽媽心裏的苦處，端姑呀！你是那裏曉得呢？……大媽媽只要你將來大起來不要將我忘記！……你大起來會忘記我嗎？……」伊把端姑抱在懷裏對她這樣說道。

「端姑不忘記！……」端姑這樣回答伊之後，於是伊剛才的種種悲哀都立刻微塵般的迸散，輕烟般的飛去了！

白日裏的光陰，伊是差不多完全在端姑的家裏消磨了去，伊用伊整個的生命，伴着端姑，一刻也不忍離開她！待到晚上，回到伊自己的家裏時，伊就覺得有種不堪的寂寞襲擊着伊的心！使伊在床頭輾轉不能成寐！有一次，伊對端姑說：「端姑，我搬到你們家裏來和你們同住好嗎？……」但伊又立刻接下去說：「不，我並不這樣想，你不要去告訴

你祖母！』伊因爲想到天天到端姑家裏去，已覺有些擾了她們，若說搬過去，豈不將更要討老太太的厭了嗎？……

然而端姑也很喜歡伊搬到她們家裏去的，她終於把伊的話轉述她的祖母聽了。在這當兒，又恰巧她們的女用人周媽爲着旁的事情回去了，老太太也覺有些清淡無聊，於是有一次問伊道：

『大媽媽，你搬到我們家裏來好嗎？』伊聽了何等的高興，伊不曉得應該用句如何適當有力的話來回答才好。

『好的，老太太！很……』伊只如此說。

於是伊次日就搬到端姑家裏去了。

伊自搬到端姑家中之後，對於『生』覺得格外的有起意義來了。伊

非但能夠細心地看護着端姑，就是對於端姑的祖母，伊也待奉得猶如自己的母親一樣！偶然看見端姑的祖母在工作着一件什麼事情的時候，只要伊的手裏空着，伊便急忙趕上去說道：『你放着罷，老太太！』於是伊接過替她做了。隨便什麼工作，只要伊的能力做得到，能夠做，伊都很高興很願意的幫着去做，一些沒有勉強，一些不懷怨意。『家，是別人家的家呢，端姑，是別人家的端姑呢，老太太，是別人家的老太太呢！……』這些念頭，伊是從不會想起來的。

伊此時，把誦經唸佛這一樁事也丟開了；伊自小習得一手好針線，空下來的時候，便替人家裁縫裁縫衣裳；附近的人家都曉得伊的縫紉手段好。大家都喜歡拿來請伊做。伊又自小跟着伊父親讀過一些書，此刻也能替端姑的祖母寫些雜項賬目和『我見知之，家中平安』的簡單信

扎。

伊這樣的生活着，覺得多麼的滿足呀！伊自有生以來，沒有過過比這樣更滿足更幸福的生活過。

光陰流水般的過去，伊在端姑家裏不覺已經半年了，端姑也長大了許多，附近的婦女們沒有一個不說端姑有福，說伊的愛護端姑，實在比自己的母親更體貼入微！

在這半年裏，端姑的父親沒有回家來一次，有一天，他忽然寄來一封信，說道定於幾時要回來了，有要緊的事體要和他母親——端姑的祖母商量。

伊

到了約定的那一天，端姑的父親果然回來了，當他到家的時候，伊

剛巧到學堂裏接端姑去了。老太太問了他一番在外面的情形之後，接着便問起這次回來有些什麼要事。端姑的父親說：因為新近接到故鄉親族們的來信，說三房裏的伯父過世了，因為在產業上有重大的糾葛之故，他必須回去一次。親族們又勸他趁此機會將端姑及端姑的祖母也搬回去了，說老太太年高了，設有三長兩短，住在外面，毫無照顧的人，處處都不方便。端姑的父親，覺得親族們的意思很好，所以要來和他老母商量。

老太太聽着，只是點頭，也覺得非常是。她說本來在她的心裏也常常在這樣的盤算着，總覺能夠早些發心搬回去了最好。況且端姑又是出世在外面，沒有到過自己家鄉一次，親族們都盼望着要看看她！『樹高千丈，落葉歸根』，老太太的意思也說搬回去的好！

於是，母子一心，商量的結果是決計搬了。……

但是，老太太又轉念起一樁事情來，覺得很是爲難，那就是可憐的伊了！老太太想到她們搬走之後，孤零零剩伊一個人在這裏，對於伊的生活上，要發生一種如何的不幸，那是勢所必然的事；而想來想去，老太太又想不出好的方法來可以安置伊；帶伊同走，事實上又萬萬做不到的，覺得替伊就心不堪！老太太只好暫時瞞着伊，不叫伊此刻就曉得她們要搬，吩咐端姑的父親也不要當伊的面前談及搬的事。

伊自端姑的父親回來之後，晚上仍舊回到自己屋裏去睡，日裏在她們家中，也依舊很愉快，很覺幸福，照常相幫她們做事，親熱的看護着端姑，夜裏夢也不做一個！

關於搬家的一切事務，端姑的父親和祖母瞞着伊都商量停當了，搬走的日期也已選好。

「大媽媽，我們幾時走哩？」有一天伊送端姑到學堂裏去的時候。

端姑在路上忽然這樣的問伊。

「到什麼地方去呀？」

「K地！」

「去做什麼？」

「噢！搬回去的！……」

「什麼搬回去的？我不知道呢，你是聽誰說要搬回去呀？」

「我早幾天就聽得父親和祖母說起過了，昨天晚上又說船也已經定好了，是定了張四的那隻大船！大約總就在這幾天之內要走的吧。你不

曉得嗎？你什麼不曉得的呢？……」

「這是真的嗎？……」伊的臉色立刻變了。

「是真的！你不相信，你回去問祖母。大媽媽，天地你去過嗎？我沒有去過呢，你和我們一同去嗎？」

伊聽了端姑的話，猶如晴天裏一個霹靂，把伊嚇得呆了！伊回到家裏，立刻去找端姑的祖母問她：

「老太太，聽說你們就要離開這裏了，是嗎？……」

「哦！你是什麼地方聽來的？……」

「今天聽端姑說呢！」

伊
「哦，是的，我們想回去一趟。……大媽媽！在這裏還有些熟識的人嗎？……」

『沒有！……』

『一個都沒有嗎？……』

『一個都沒有呢！……』

『哦！……』老太太到這裏，不覺心酸起來，說不出話來了！

『老太太！……我想……』

『你想什麼？……』

『我想……』

『哦，你說吓，你想什麼？……』

『我想……我想跟你們去！……』伊很怕羞似的說。

『哦！……』老太太覺得困難極了！

『我情願伴着你們一生一世！老太太！……』伊說到這裏，眼圈有

『哦，是的，大媽媽！我們是很感激你。……可是，我們這次回去也許還要再來。……』老太太沒有法子，只好騙騙伊。

『唉！……』伊也明明知道老太太不肯帶伊同去，故意說這話來騙騙伊的；伊知道她們去了是永遠不會再來了，……伊這時候的悲痛，猶如火山的爆裂一樣，兩手掩着臉，很苦痛的哭泣起來了。……

老太太無可如何，仍舊說着謊話騙伊，安慰伊；說她們去了一定還會來的，即使不來，也必設法再來接伊！但伊是什麼都不能相信，只是抽噎着哭泣！……

伊

搬走的日期已經到了，張四一清早就把他的船放在後門河埠頭來，

船夫將物件一件一件搬到了船裏，搬完了，她們將下船了，這時候，才發覺不見了伊了！在村子裏問遍，也沒有人曉得，沒有伊的踪影！爲了這事，又耽誤了她們半日的行程，老太太終於無奈，只得歎息幾聲，辭別了隣居，開船去了。……

故事

亞圖印
書
東館行

伊所伯的寓言

汪原放譯

九角五分

一千〇一夜

汪原放譯

八角

印度七十四故事

印度昇喀編
汪原放譯

七角

六裁判

汪原放譯

二角五分

波斯傳說

章鐵民譯

六角

西藏的故事

英國謝爾頓著
程萬孚譯

五角

大黑狼的故事

谷萬川編

七角五分

紅葉童話集

一葉編

四角

上古的人

房龍著
任冬譯

三角

二十五年七月一日
改訂實價

版權所有

孤墳

中華民國十八年三月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再版

郵費	實價	分售處	發行所	發行者	著者
	大洋六角五分	各省各大書店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	志行

1200

